

# 蕉風

月刊  
三二期



BULANAN  
CHAO FOON

312  
Februari 1979

KDN 0135/79  
ISSN 0126-6608  
11.00 SENASKAH



編輯人：

張紫梅白姚  
瑞一淑  
星思貞姦拓



312期

● 一九七九年二月號

# BULANAN CHAO FOON

**KDN 0135/79 ISSN 0126-6608**

-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1.00 senaskah 定價一元

# 蕉風月刊

三一二期

目錄

封面

葉叢中的牧神 ● 畢卡索作

風向

樹與林 ● 4 ● 風山泛  
本地的文壇 ● 5 ● 林燕何

訪問

以撒·辛爾訪問記 ● 8 ● 劉凡譯  
印尼現代詩的維護者（訪阿都·哈地談詩） ● 16 ● 鄭遠安譯

專欄

輕描集 ● 21 ● 邁克  
『紅樓夢』裏的道白（人間集） ● 25 ● 梅淑貞  
我的母親（閒思錄） ● 28 ● 黃潤岳

論述

陶潛家族感情分析 ● 32 ● 毅民  
風格的形成 ● 38 ● 朱牛人譯  
長寂之後 ● 42 ● 賴山妨譯

詩

縱橫遊 ● 44 ● 沙禽

小說

			因為我不再愛
		沐浴鳥	
	開籤		
鬱	鬱	鬱	鬱
51	50	48	46
●	●	●	●
文	艾	張	溫
		瑞	任
愷	文	星	平

散文

			草坪上的鳴聲	失足
衝突	蛇隱			
●	●	●	●	●
77	72	63	52	
●	●	●	●	
陸	洪	洪	疑	
永			雲	
光	泉	泉	譯	

書評

			失約的蟬聲
	給老鴨		
夜烏節			
●	●	●	
88	86	84	
●	●	●	
家	湯	瓊	
毅	米	瓦	

其他

短評『流放是一種傷』 ● 90 ● 楚男思

周樹人(魯迅)「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之七」

			『哈姆雷特』在中國
			『流放集』自序
●	●	●	
99	96	92	
●	●	●	
郭書遠	劉放	郭悄蘭	

封底

			風箋
			風聲
			風訊
●	●	●	
118	116	114	
●	●	●	
編輯室	辛棄文輯	朱牛人	
山羊(雕塑)	畢卡索作		



## 樹與林

風山泛

要想植樹，尤其是要植棵足以蔭遮大地千萬年的長青樹，非得要有充份的陽光及雨露不可，如此，我們方能見到樹苗的成長，見到它經年累月的不斷朝下伸延、吸收滋養，向上舒展、繁茂起枝葉綠蔭，日漸茁壯起來。

如果把文壇比喻為林，樹木當然便是作者；各式的樹，各類的作者。有茁壯的空心的蛀蟲蠢然蒼蒼老去的，也有根淺的葉嫩的枝弱的；都在這片乾旱酷熱的土地上，備受貧瘠及苦難的摧殘。許多抵受不住煎熬的樹木，接二連三的都夭折了。剩餘的樹，數量雖然還算不少，還堪稱為林，祇是，可以帶給人間以無垠清涼的卻是寥寥無幾。倒是一些已經僵死或已開始枯萎的空心樹，日夜喧囂着，妄圖以高亢的聲調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處於這樣的林子裏，年輕的樹苗就愈顯得寒愴了。在雜草叢生的土地上，適合生長的園地本來就不多，再加上一些被羈佔被圍上有刺籬芭的私家重地，這片窄窄的林子，還能容納多少樹苗的生長呢？雨露及陽光都有限，而大樹小樹競相求生存，執者生執者死？都是令人扼腕而嘆的事實；祇是，身為華裔一份子的我們，又可曾設法植樹設法擴充原有的林子範圍呢？

林無樹而不成其為林。樹，生之有涯而終須一死；新陳代謝的圈

子可萬萬中斷不得，否則，林子的清蔭一旦成爲歷史的陰影後，我們豈非再要悔恨交集，緬戀着以往一如現在呢？一代不如一代的悲憤嘆息，當然不是我們願意傾聽的，尤其我們所身處的已是春夏秋冬以外的另一季，淒涼的南國之季；任何一個略俱文化良知的人士，誰還應靜靜的坐待自生自滅的歷史的重演？誰還該肅立一旁冷冷的嗤笑？

.....  
 懇拓更多的荒地罷！

讓我們自力更生，讓更多的樹苗茁壯成長，讓林子繁茂起來，千年萬世，蔭蔽着一代再下一代.....

## 本地的文壇

林燕何

本地的文壇，數年前曾因爲陷於多眠狀態，奄奄欲息，死寂而冷清。於是流行一種稱呼，把本地文壇冠上「文化沙漠」、「沙漠文壇」等等慘不忍睹的榮譽，說起來倒有些自謙的味兒（在外人而言），又很一針見血。

作爲一個文壇上的小小兵，（我不敢說成我們的文壇，怕有人不表贊同。）我想我總該有權利關心本地的文壇。所以近年來（尤其在一九七八年），根據我的觀察，我們已逐漸沒有用到像沙漠之類的字眼，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喜訊。我不禁也感染到一份小小的樂觀。

本地的文壇，逐漸呈現出一片蓬勃的現象。接二連三的，出書的出書，罵戰的罵戰，搞派的搞派。一忽兒教人走甚麼甚麼路線，一忽兒又教你向五四的長老多多學習，一時真叫人目不暇給，頭暈目眩。

我在暗暗高興之餘，又有着一份隱憂。因為大家雖然一方面大力強調絕不搞派別、分門別戶，但是事實上，或者知易行難，或者是文人的劣根性，做的往往不是說的那套。直到今天，堅守門戶的依舊堅守門戶，目光如豆的老八股依舊是目光如豆的老八股。提高創作水準云云，當然都是下三濫的廢話，騙人騙己。哄哄自己，自我陶醉也就罷了，而誤盡蒼生才是罪大惡極。

去年（一九七八）的文壇，可說是笑話鬧得空前多的一年。第一件是有人提出××創作路線，（可惜我沒眼福，錯過了。）後來我又看過一些文章，都把這項提議當作笑話。想想也真是的，如果這世界的人都「同出一轍」，這世界還有啥樂趣可言？世界進步了，卻有人幼稚到這種地步，不禁令我「先天下之憂而憂」。

某些文人的「鴉」量和風度，我感到懷疑與不敢恭維。好像有一次為了一本「似詩非詩集」，兩方都動員全班人馬上陣。一時保持不住翩翩風度，儀態萬千的「假面目」而變得滿口污言穢語，蓬頭垢髮。好像神志不清，思路模糊的亂用比喻。

直到今天，搞門派仍然是本地文壇最大點綴，最大特色。這可以從某批人馬所搞的活動看出端倪。活動之後，某某才女長得甜，某某文人如何如何，那些食物又如何如何之類的「文章」，大量出籠。當然，這又是一個有趣的笑話。做個一呼百應的應聲蟲，總有着濫竽充數的利益。

接着的笑話，是關於寫作人的詮釋。本身是寫作人，可是可能由於「羞於啓口」，以致令到外人對寫作人這三字感到曖昧不明。也可能我們的寶貝文人，不是那種庸俗，「骨格清高非俗流」之輩，以致產生各種混亂的局面。如一個新聞從業員是否一個寫作人？一個能寫文章的科學家，算不算一個寫作人？

我看書有個習慣。開頭的序和結尾的後記，一定先睹為快。話說

有本小說故事合集。明明是沒有絲毫人間味，明明是三毫子小說故事，差勁的空中樓閣，技巧更是不堪一提，可是偏偏被鼓吹成有現實意味，寫作手法又如何如何的佳作。主編者在賣花者讚花香之後，又出爾反爾，說「不是我賣花者讚花香……：……：」如是臉孔，令人噴飯，卻又沒有幽默感。

寫到這裏，暫且留個餘地。我祇好引用「……：……：一時也難一盡述。」來作結尾。

## ● 稿 約

我們的原則是辦一份開放的、踏實的、有獨特風格的、有水準的文藝刊物。

我們希望作者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注意幾點：

來稿請附真實中英姓名、地址，以便

我們寄發稿費；

除非特別聲明及附來回郵信封，來稿

無論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譯稿請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每千字七元正，詩每首九元，長

詩另計，我們盡可能在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



# 以撒·辛爾訪問記

Luric Colwin 提問·記錄 / 劉 凡 譯



□以撒·辛爾有五百個寫兒童書的理由

□：讀者不分年齡、國籍、出身、和信念，統統看您的書、愛您的書。您能否解釋解釋爲甚麼大受歡迎？每一個人都欣賞您所寫的作品，您認爲是甚麼因素，才造成了這種可能？

■：首先要回答的，我並不認爲自己大受歡迎。我祇想這麼說，我的作品所翻譯成的那種文字，有人發生興趣而已。作家，也和女人一樣，從來都不知道爲甚麼人們喜歡他，又爲甚麼不喜歡，我們根本說不上。

□：爲甚麼您不猜上一猜？

■：我猜想一向是人同此心同此理罷，人的心不是與別人很接近，便是與別人離開得很遠。有人一看我的書，就喜歡我所說的事情；此外能告訴你的，半點兒都沒有了。我並不是說猶太人，因爲我的作品譯成了日文，日本人把我所寫的東西樣樣都譯，馬上就譯；他們甚至把我的作品發行英日對照本。我怎麼能解釋得出，爲甚麼在橫濱的一些日本人會喜歡我所寫的東西呢？也像我喜歡一位日本作家一樣，一個日本人或許也喜歡一個意第緒作家罷。

□：是甚麼事情使您推論到日本作家來了？

■：我告訴您罷，我對日文一竅不通——真個兒的一無所知。而我們這麼說罷，我看過兩本日文書，我會說一本好而另一本壞。我又沒有在日本住過，又怎麼知道？似乎喜歡一本書，你真用不着到那裏去認識其土其民罷，因爲人類雖然不同，也有很多事情是相通的，由於這一點，你就得到一種見解，哪一個作者說的是真話，哪一個作家是杜撰。我們看看『聖經』罷，它有好多篇章是三千年前寫的，我們怎麼會瞭解約瑟的故事和其他的故事？似乎我們在今天，根本上還和三千年前一樣，方足以瞭解別的人所做的人所做的事。

我甚至猜想，在宇宙中某處一個行星上有人寫書，而又有有人把它翻譯出來的話，讀者就可以知道好的是甚麼，差勁的是甚麼。不過這業已牽強附會了，除非有那麼一天，你拿了一本翻譯火星上的書給我，那時候我們就明白了。

□：您對自己所寫的作品這麼吸引人，一定有些見解，一定有些特質罷；已經提名您競

選諾貝爾獎了嘛。

■：妳是想說得我相信自己是位大文學家了嗎？

□：您已經是大大文學家了呀，現在，把您爲甚麼是告訴我們罷。

■：我告訴妳罷，娜莉，我一坐下來寫篇小說時，並不是對自己說：要寫上一個猶太人的故事。也就像一個法國人在法國蓋房子一般，並不是說要蓋一幢法國房屋，而是要造一幢爲了妻兒子女的屋子，舒舒服服的房屋。因爲它蓋在法國，便成了法國房屋了。

我坐下來寫小說，就會寫出我所寫的那種故事來。不錯，因爲我對猶太人認識最深，對意第緒語也最熟，所以我筆下的主角，小說中的人們，總是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我同這些人自在在在。但同樣的，我寫他們，並不僅僅祇因爲他們說意第緒語、是猶太人。我所感興趣的，也是你、也是日本人感興趣的事情：愛情啦，欺詐啦，希望啦，失望啦等等。

□：您是不是覺得像一位攝影家，把一個消逝了的文化最後一部份保存起來？

■：人們把這一點告訴我，他們這麼告訴我時，我很感動，不錯，它是這樣。但是我卻從來不含這種想法坐下來，我要是有了存心要保存意第緒語、保存波蘭的生活、或者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或者帶來和平的話，那我就不會是一位作家了，所有這些幻想我統通沒有。我祇知道我的小說甚麼都辦不到，祇不過使讀者「消閑」半個小時而已，這在我就夠了。最近，「消閑」已經成了個很壞的字眼兒，我稱它是個不吉祥的字兒，因爲作家都怕用它，因爲消閑作家在他們來說就是寫作的低廉等級，但它並不如此。

十九世紀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啦，杜斯妥也夫斯基啦，果戈里啦，狄更斯啦——都是偉大的消閑作家，還有巴爾扎克。他們寫一部長篇小說或者一篇短篇小說，其中都有一些懸疑存在。祇要你一開始看，就「欲知後事如何」？他們也有幾位在報紙和刊物上發表連載小說，寫着「且聽下週分解」，讀者也就有了興趣看續篇了。

□：連載小說嗎？

■：是呀，連載小說。

□：您依然在『前進日報』寫連載，不是嗎？

■：我依然在『前進日報』上寫，也知道自己所寫的東西，馬上就有人看；可以說，至少有一萬五千人到兩萬人，因為我們依然有大约四萬讀者。而且，因為『前進』是一份小報紙，看這份報的人樣樣都看，連廣告在內。

因此，我依然和讀者聯結在一起，這些讀者也不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看我的小說，因為猶太人的種種切切對他們並不新鮮，他們統通一輩子都是猶太人嘛。他們判斷一位作家是從這種觀點：他趣味盎然呢還是興味索然？還有，雖則有些讀者沒有知識，有些讀者很幼稚，他們卻知道一個作家是不會去補救這個世界的，就像一些青年作家的想法一樣。

所以，換句話說，我在種種切切身份以前，先是一位作家，並不祇是猶太人，寫作時也不含幻想，認為自己可以作驚天動地的大事，祇覺得自己非說出這個故事來不可。

以前我說過好幾次了，現在我還可以再說一次。寫一篇小說我需要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我得有情節；沒有故事而能寫小說，我不相信。——換言之，就那麼坐下來寫一些生活片斷，全憑着希望它會寫得出來，這種情形偶或有之，可是大部份時間中，如果你沒有一個計劃，就不會有篇小說。

第二個條件就是：我一定要有寫出這個故事的慾望，——或者寫出它的一種熱情，自己務必準備好了寫這篇小說的胃口。

再說第三個條件：我一定要有這種幻想，能寫這篇小說的，捨我其誰？因為我多多少少認識許多意第緒文的作家，所以我知道他們能寫些甚麼，我又能寫些甚麼。

我有了這三個條件的話，就坐將下來動手寫這篇作品了，一點兒也不就心它對猶太人是好呢，還是壞？是不是它馬上對人性有裨益。或者要耗上幾個星期，一直到人性有了補救以後？我祇寫小說，其餘的都由讀者、由書評家了——讓他們自己去

結論罷，有時候他們會在裏面找到點東西的。

有次我寫過一本書，書名是『盧布令的魔術家』，書中的主角到末了覺今是而昨非而堅強起來，尅制住追女人的誘惑。所以有一次，一位心理學家打電話給我，說道：「我很高興見到你如何使主角回到娘胎去了。」我可從來沒想到這一點，不過當時我就自付：他也像別人一樣是個好讀者，如果他看了這點，那也很好嘛。

換句話說，祇要你寫了一篇小說，它就再也不是你的私有品了。假如有人要在裏面發現社會學的道理、心理學的道理，他有資格這麼做。總之，我所要的一切就是寫小說。

□：您如何着手擬定情節？您知道內心所採取的步驟嗎？

■：沒這回事，我並不擬定情節，是情節到我心裏來的。

□：情節怎麼到您心裏來的呢？您在街上漫步嗎？或者坐在窗邊遠眺嗎？

■：沒有，沒有，沒有的事。

□：它來得就像電光一閃嗎？

■：可以這麼說，就像我發生了甚麼事情。而事情發生了——我還活着，同人們在一起，而我又有了記憶力。在我一生中有過很多事情，同女人啦，以及一切種種的事。我就對這些事細想，驀地裏我說了，有故事了。換言之，我並不是一大早醒來，出去到街上走走，擬定一個情節，這種情形從沒有過。

□：原來如此，換句話說，您的內心就像個湯鍋。您不住在裏面攪動，突然間杓子舀起來，裏面就是紅蘿蔔和捲心菜來。

■：聽我說罷，我們做的事情都一樣嘛——想事情。你想你遇到的事兒，我想我遇到的事兒，一切一切的事情，忽地裏就有了寫小說的情節啦。

□：您喜歡看的是哪一種作品？

■：我喜歡看的是真正懸疑小說，我的意思，並不是祇有懸疑——我不看推理小說——而是有文學上的價值，還有懸疑。我時常回頭看十九世紀作家的書，說來都難以爲情。

□：爲甚麼嘛？

■：爲甚麼我要看古書呀？

□：個個人都看古書嘛。您感興趣的是甚麼？愛情呢？奸詐呢？還是性呢？

■：對了，愛情和性的作品要比其他的作品看得多些。

□：奸詐次之嗎？

■：如果有愛情，就會有奸詐。再以後，犯罪的書籍也引起我的興趣。我還是十二歲時，『罪與罰』譯成了意第緒文，我就看了起來。一本厚書呵——意第緒文的版本有英文版兩倍厚——可真是廢寢忘餐，捨不得放手。我應當告訴你，當時在華沙的一個十二歲男孩，除開在學校中所唸的以外，對外在世界一無所知。可是我突然覺得：這是一部偉大的作品，我還記得有一段，拉斯科納夫對地方法院檢察官說話，其中有一件，拉斯科納夫站起來就像要走似的，卻又馬上坐下來。我心中就說，這真是寫得好極了，就像他要說：「我的整個事業完了。」然後那句坐下來——使我覺得很滿意。

所以，如果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不住在華沙，人生中毫無經驗，卻多多少少能懂得『罪與罰』，那也就沒有甚麼實實在在的理由，爲甚麼日本人、土耳其人不會懂你所寫的、或者我所寫的作品了。因此，作家決不要怕自己不會被人瞭解，那些怕的作家才是真正低估了讀者。——我這麼假定——是有智力的人；對人生、對愛情、對罪惡、對一切一切事情都有認識，就和我一樣，有時候甚至比我高明。那麼，有一天如果我的作品會翻譯成中文，沒有一個人會懂猶太神秘主義份子，或者猶太教牧師是甚麼，我可是半點兒也不耽心。他們也一定會瞭解我所說的是甚麼。我所耽心的，倒是自己的寫作好得不够讓人翻譯、讓人來看，而依照這個來寫作。

□：您覺得有『前進日報』固定的讀者——八成兒有這種讀者的作家，您是最後一位——對一個作家有甚麼不同嗎？

■：我想有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壞處就是作者有時會重複。好比說，因爲自從我寫作以來，一周又一周，一天又一天。眼前都沒有見到原稿；有時我開始寫一個長篇小

說，真個兒的不知道會怎麼結束。這麼一來，我常鬧重複和犯錯誤。

好的方面就是你並不是對着牆壁說話，是對着讀者說。我的讀者——因為我所寫的大都是華沙和波蘭的事情——也都原籍波蘭和華沙，在那裏住過，如果我出了紕漏就爲我難過。我有一次犯了錯誤，說要在大年初二那天，在猶太人會堂裏，爲過世的人唸禱告；這是次錯誤，因爲沒有這麼回事。每一次節日裏要唸，但大過年的日子裏沒有，這麼一來我就接到了成百上千封信，連郵差都不相信這裏出了甚麼事，每一封信開頭都是這麼一句：「像你這種名人，怎麼能犯這種錯誤？」

目前，假使我對一條街發生了錯誤，也會接到這種信件。所以，換句話說罷，我可不能像有些作家般唯我獨尊，他們真正覺得除開自己以外，沒有別的人存在。我卻知道這個世界……存在，它根本不是一個夢；所以這就是好的方面。

當然囉，不論我寫甚麼，祇要寫到性上去，一直就有讀者反對。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寫過一篇小說——這是多少年以前了——這裏面祇有那麼一丁點兒性，表達的是這麼幾個字兒：「……：她就如了他的意。」我寫的就祇有這些，這麼一來，一位仁兄寫了封怒氣冲天的信來：「你怎麼敢說這種事情？我們都有女兒，她們有時會看到這一段的呀。」不過自己前面就是讀者，這是件好事情，就像一位演員演戲有觀眾一樣。

□：您有次說過，卡夫卡成羣結隊，便是在大宰文學，您那句話是甚麼意思？

■：對，對，我告訴妳罷，像卡夫卡和喬哀斯這些前衛作家，他們自言自語：我才不用讀者，不用書評家，任何人都不用，我祇說自己要說的話，祇要使自己要說的話，祇要使自己高興，才不用任何人呢。

我想這是他們所說的話，雖然沒有親自聽到，但這多多少少是他們所想的。在我來說，卡夫卡是絕頂天才所鑄就。但同樣的，他所寫的作品，是一個爲了人而寫、眼前就有讀者的作家所不會寫的。

我們這麼說罷，假如一個作家模倣托爾斯泰——我想蘇辛尼津就力求寫得像托爾斯泰——並沒有甚麼不幸；因爲。他如果有才華，又假使他想寫得像托爾斯泰，即令

寫出來的並不是百分之百，依然會是好作品。但你要只是想模倣卡夫卡和喬哀斯，而你又沒有他們的才華，寫出來的東西便十足糟了。因為唯有偉大的天才才能夠有資格這麼說：我僅僅祇向自己說話。

□：如果您是位博士候選人，要寫一篇關於以撒·辛爾的論文，您的題目是甚麼？

■：我會照所有研究生做的去做，先看作者的書，試試把他們所謂的中心觀念找到。

□：那麼以撒·辛爾的中心觀念是甚麼呢？

■：那我可以說，藏在每一篇作品後面的觀念，便是一個人不應該小看了任何感情。

哲學家統通小看感情——尤其像史賓諾莎這種人，他認為所有的感情都是邪惡。我卻已經認定，每一件事都要經由我們內心，不論它多麼瑣碎，不論它多麼愚蠢，有時候不論它多麼恐怖，都具有一些價值。換句話說，從一個人心中抽去了感情，不論他會多麼有條有理，祇會是一顆菜。感情與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而我特別發生興趣的，便是那種變成熱情的感情。

史賓諾莎在他的『倫理』中說，每一件事都能變成熱情。我知道這話不錯，沒有一件事情不能成爲熱情，尤其要是與性或超自然發生關連——而在我來說，性與超自然的進行是極其在一起的。我覺得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慾望，並不祇是肉體的，而且也是靈魂的慾望。兩個人——一男一女，或者兩男、兩女——他們相互擁抱，訴說沒有對方便活不下去時，發了瘋地進攻對方時，這並不僅僅祇是肉體的行動了，它遠遠超出了肉體之上。

□：那麼，換句話說，您的題目，便會是『以撒·辛爾作品中的感情與縱情』了？

■：不錯，如果我是大學院長的話，我現在立刻就要把哲學博士學位頒授給妳了。

（『紐約時報書評』七八一〇七一—二二一〇一）

〔原刊『書評書目』六十七期〕



鄭遠安譯

# 印尼現代詩的維護者

訪阿都·哈地談印尼詩

(提問與記錄：「雅加達燈報」記者莎菲力亞·亞里芬)

阿都·哈地 (Abdul Hadi WM) 是印尼當代知名度很高的一位詩人，他除了擅長於寫詩外，還寫過不少散文，文藝批評及理論。這位在馬都拉 (Madura) 出生的詩人，曾在印尼日惹蓋嘉麻姐大學修完文學與哲學等科目，他去年十一月六日曾在雅加達藝術中心劇場，朗誦他的新舊詩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倘若印尼詩人是一所大房子，我可能祇是它其中的一個窗子，從旁窺出各式各樣的人類生活。也許我不是個新來者，人家常說詩有異於生活，然則，不管怎樣，在展示我們的生活中，詩是反映我們人生的姿采，映照這個時代的一面最好的鏡子。因為，詩始終還是象徵着我們的生活的。」他的詩篇許多已被翻譯成中文，英文、日文、德文、荷文、波蘭文，與泰國文等，他最近出版的詩集是『沉思』、『懸在風上』，即將出版的詩集是『去那裏那裏』。他在大學服務過，當『大學生月刊』的編輯及至停刊，當過記者，雅加達藝術中心的主要人物，並在一九七三年參加在美國愛我華州 (Iowa

(CIV) 舉行的國際文學會議，且在去年於雅加達舉行的亞細安詩人大會充當要角，雖然國內許多文藝界人士對他不滿，指責他在執行該大會時不能滿足更多有意參加的人，但這種對他反感的舉動，似乎沒有阻礙到他執行的工作上，相反地更奠定了他在文藝界的地位。

○：阿都·哈地兄，作爲一個當代印尼詩人，你一定記得開始是怎樣寫詩的，爲甚麼你寫詩，能否告訴我們關於這方面的經驗？同時請你告訴我們，促使你寫詩的動機是甚麼，與寫詩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我之所以寫詩或是成爲詩人，我想那是很偶然的，開始時我祇不過隨意寫寫而已，後來一種產生自我內心的自覺性，更加緊地促使我不斷地寫詩，這時候可以說是我已經與藝術結了緣。因而我願意以詩來掌握文化上的媒介了，尤其是寫詩能表現我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十分熱烈地嚮往它。爲甚麼不呢？藝術本來就是爲了表現我們自己；而我就常常覺得需要表現自己，所以我就不停地寫詩了。人生是那麼虛無縹緲，若沒有甚麼可以填上去，終究是很不好的，那麼作爲詩人的我，當然非用詩來填進這種空無不可了。

我的感受吸引我去追尋一種真切的語言，而這種詩語言常令人感覺到鮮美與新穎。我寫詩的原則是：忠實、自然與簡潔以期達至詩的真善美。對詩忠實意味着重視詩的真摯與自然，而簡潔的手法促使詩句的濃縮，因而形成我一慣寫詩的手法和表達我切實的思想 and 感情。語文或詩句是非常豐富的，它不單祇蘊藏着意思，同時也能抒發我們自己的感情與心的想像。由此看來，作爲一個詩人，怎樣擇取簡練地遣辭用字，藉以確定我們生活中的真實性，與我們想像中暗喻的象徵。

印尼舊式的詩形式大體可以分成三類：那是敘述，史話，其二是四行詩、民歌、諷刺性的暗喻，其三是巫醫式的咒文。上述第一類的詩，無非是把某一個故事直白地道出，這類詩通常很普遍，尤其在宮廷中很時行，然則對一般宗教人士很適用。而所謂咒文畢竟使用者較少，除卻巫醫外，也爲一般織布者所樂用；至於四行詩（PANTUN）比較廣泛被大眾所擁戴和愛好，因爲它確能表達出人們心中的感受，而且其句子也相當簡潔，

不隱晦，所以，詩人在遣辭用句揀字時，儘可隨各人的喜惡去作出決定。比如冷特拉或是蘇達基可能着重用咒文式來寫詩，我則喜歡注重應用四行詩中的內涵（而不是它的形式）。

○：你能否說明詩人和藝術家有甚麼分別？我提出這個問題是鑑於有一些詩人，他們都以爲詩人是人類最特出，最優越的人物！而他們比起那些醫生、工程師、政治家又是怎樣呢？有的詩人常說，詩與現實生活和社會都有着很密切的關係，你以爲怎樣？對於那些盤據在藝術團體裏，不再從事寫作的，是否也算是藝術家？

●：詩人與藝術家的分別，除了鑑定他們的作品的好壞之外，恐怕是沒有其他的方法了。詩人祇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人，我以爲並沒有異於常人的地方。而詩人也可能是封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個人主義者或與其他。如果詩人掌握的媒介是詩句，那麼藝術家的便是線條與顏色了。他們同樣的可能應用象徵手法，但所表達的方式是絕不相同的。

詩人不遵照某種訓令寫詩的，有時候所謂的社會關係，就與這種訓令有關（或政治背景）；作爲一個平凡的人，詩人當然也不能隔離社會生活。我以爲寫詩並不一定要有某種硬性的規則，若我們能自由的抒情，那豈不是更好。像終力·安華，他一方面寫屬於愛情的詩，但另一方面他也寫與社會有關聯的詩，阿密·韓沙寫了很多宗教詩，但這不降低他在印尼文化上的地位。我除了寫自然界的，宗教的，也寫情愛的詩，所以我不能肯定詩人須寫多少與社會有關聯的詩；由此看來，我們不要硬硬規定那些諷刺或攻擊社會生活的詩才算好詩，因爲詩人寫詩，終究是不能背棄藝術的，對此，我們不能懷有過於狹隘的心胸，我們須能自由地寫出各種各樣的詩來才對。

其次我以爲既然詩人是平凡的，那麼他們當然可以加入某種文化或藝術的團體，這個問題根本不成問題，不過，沒有藝術作品而稱爲藝術家，這種現象也不必諸多解釋，因爲在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

○：最近有許多標榜着自己是藝術家的人，會不斷參加多種藝術性的比賽，照你的看法，詩是從這些比賽中產生，抑或從經驗中產生出來的呢？第二，是否每個詩人都需要參加這種比賽？噢！是了，最近很多詩人，都喜歡稱自己爲詩國的總統，或是稱自己爲詩國的

將軍，你對這種現象的意見如何？而你自稱爲甚麼呢？

●：詩人之參加比賽與否，我認爲它並不重要。因爲，詩人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都可以產生出詩來，你的提問是不錯的；詩人的責任除了寫出好詩來外，他們還應當多閱歷，多體驗生活，非這樣就不能充實自己。我不是喜歡自我吹噓的詩人，所以我認爲沒有必要稱自己是甚麼！他們自稱爲總統或將軍，也許祇是一種戲語，不必認真的。哈比就會經說過阿密·韓沙是新作家之皇帝，誰知道他以後會不會說阿都·哈地是維護印尼詩的執行者。很可惜的是所有刊登在各家報紙上的詩，都不是經過精密的選取，有時候那些不够水準的也隨便刊出，這種情形終究是不正確的；尤其是報紙祖護他們喜愛的人的作品，而不注重詩的內涵及意義，這更不屬明智之舉。最好是文學記者（編輯），不由那些不諳文學的人來充任，正如不懂足球技術或規則的人，充任爲足球記者，同樣的是很糟的一件事。

○：現在有很多人在寫詩，對於他們那樣熱愛寫詩的情形，你有甚麼意見？你對那些詩人兼爲批評家的看法如何？

●：在我們的詩的世界裏，一向都很好的，有更多人寫詩，那當然是一種好現象，這多少會給我們的詩壇，帶來一股沁人的新氣息。詩人兼爲批評家，那也是很不錯。不過在批評詩作時，應該以詩論詩，絕對不能滲入自己的愛與憎，說得清楚一點，就是不可把自己的意見，強加在別人身上，強迫他人接受或順從。

○：我知道你也常寫詩評論，你能否就一九二八年、一九四五年、一九六六年以及七十年代各期間的詩，大概地做個比較？而你對八十年代後的詩的發展，可有甚麼臆測？像也辛、魯斯里、胡達雅隆及報章的詩評論，有甚麼感想？

●：魯斯里，胡達雅隆嗎？我不以爲然！在我看來，也辛倒是一個很好的實驗主義者。對於那些我認爲還相當好的批評家，像鄔瑪·雅第、蘇芭其奧·莎斯特羅華陀祖、以及度達，他們都很不錯，言論中肯并且很有深度。說到各時代的詩的比較，我看，（也正在審視中），充分表現愛國精神及浪漫當推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五年之間，而開始表現社會的真實生活，對現實不滿的攻擊，抗議的詩，則在一九六六到一九七〇年之間了。

如果哈密·韓沙，蔡力·安華、西都、西多穆朗等詩人已享譽國際詩壇，那麼我們可算是擠進世界詩壇了。因此，大家若能讀到即將出版的亞細安詩集的合選本，當不難窺出印尼詩自有其不可泯滅的事實。雖則世界各國的詩，是那麼的豐富與可觀，但我們的印尼詩，自有獨特的風格及民族色彩，所以，我們應積極地來推動它才對。

○：如果批評家由詩人來擔任，你以為行嗎？

●：為甚麼不行呢！不要忘記，詩人是有濃厚的感情與適切的學力的，有時候詩人也是個好的讀者，他懂得怎樣取捨一首詩的好壞。

○：最近廖島的詩人衣伯拉欣·沙達說：目下印尼的詩人除了他和蔡力·安華、蘇達基，以及冷特拉外，其餘都是不足道的泛泛之輩，你是否同意他所說的？

●：我們應當審實誰是意氣用事？甚麼是事實的根據？因為不論甚麼事物，都不能任我們憑空捏造的。其實，印尼著名的詩人，不是還有阿密·韓沙、沙努西、西都、西多穆朗、蘇芭其奧等一羣嗎？是的，衣伯拉欣·沙達要怎麼說都可以，不過他應該多讀書後才來談論，因為多讀書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至少他會覺得應該怎樣去做他的詩人。

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三日於雅加達

□阿都·哈地像



## 泰利

泰利聽碧蜜特靚，聽完又聽，直到睡着了，耳機掉在床邊，唱片還在轉。他熟悉唱片裏每一個字，每一個沒有意義的聲音。你要知道沒有意義的聲音，在某些時刻，對於某些人，十分的重要。有時可以聽到他跟着唱片唱，哽咽着。有時哽咽祇是睡裏一個夢，伸出來的手。我們都不知道，泰利也不知道，沒有人知道。第二早很早他就上班去了，無業遊民見不到他的面，祇聽到匆匆洗臉更衣的悉索，關上街門之後刺耳的沉靜。是的泰利不吃早餐。泰利也不吃午餐，因為肥，他不能明白，他的肚脯從啤酒罐裏得來，和一加侖庄的白酒與紅酒。

泰利的晚餐通常是烘麵包，塗花生醬，或是紙皮一樣的即焗即食披薩。然後碧蜜特靚又來了，同樣的一張唱片，永遠是它。他對男友的要求也一樣嗎？但是當他們有進一步要求的可能性時，他就告訴我們，他覺得他們煩。於是沒有見面超過三次的男人，在他永不收拾的床上，有人曾經留下一張紙條，說希望再見到他。泰利比較願意酒精在自己血液裏流動，由心至心，是同一顆心。整個週末，



他在房裏，同時又不房裏。

一個下午太陽非常好，泰利破例上屋頂曬太陽。正當我們以為泰利將要開始新生活的時候，泰利開始了新生活。他突然搬走，祇帶了幾件衣服，把電視機、舊雜誌，空酒瓶和是的，碧蜜特靚，完全丟在身後。買一張去紐約的單程灰獵犬，他要做舞臺演員。有朝一日可能大紅大紫，那時我們會說，這個泰利甚麼，當他在三藩市還不是超級明星之前，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更可能從此我們再也不會有他的消息，不帶碧蜜特靚一齊去的新生活，這是泰利呀，怎麼有辦法使人樂觀。

我並不企圖說我瞭解，祇是聽碧蜜特靚，總記起泰利。我們祇是活着，而活着祇是死亡的方式，那麼我想我也不能怪泰利，老是要更高一點，忘記人間。可能真正的可憐蟲是我們，清醒着受苦受難的戀人，以為還可以在塵世擠得出歡樂的理想主義者，誰知道呢。泰利高高在上時甚麼也沒有告訴我們，他祇是聽碧蜜特靚訴說她的故事，泰利的故事沒有向任何人傾訴過。

## 點與綫

每人扮演一個角色，在酒會裏，有的人喜歡的時候可以扮演兩個角色，同時或者輪流。那麼就跳舞罷。那麼談某人新置的一間屋，一部流行電影，性習慣和心理。半醉的人，四份三醉的人，漸漸都是點與綫。默默素描着，因為是唯一能夠做的事。這個人恤衫上印着褪了色的圖案，這個人戴一隻金耳環，這個人陽具被套在右褲管裏，這個人也是。點頭笑着，笑着點頭，心裏聽到一首古老的歌，叫做過盡千帆。綫與綫交叉時製造出一個星塵般的點，點祇不過是綫的橫切面。那麼為甚麼還心痛陣陣呢，那麼為甚麼還哭呢，綫給你懸探而盡的機會，點能够刺中你手腕的脈管，那麼就跳舞罷，一個人的時候，美麗着，為了美麗本身。酒會裏自己不快樂而令到別人也不快樂的人，應該悄悄離去，誰在乎呢，連知道都

不知道呢。開角是綫與綫之間一個點，以為有可能做點與點之間的綫，有人說這是悲哀，有人聳聳肩，甚麼都不說。

### 某位聖人

當你年輕的時候，你關心身邊的瑣事。穿件火紅的恤衫，一條藍牛仔褲，希望給旁觀者憤怒青年的印象。然而旁觀者非常忙於自己範圍內的一切，旁觀者近視，撞擊，記憶力幾乎接近沒有記憶力。後來你想想，還年輕呢，不妨關心身邊的人的瑣事。冬末識得一個長濃密胸毛的男人，慶幸着自己不必輪在他旁邊渡過夏天。可是可能因為某些弱點，你靠着他不止過了一個夏季，甚至直到第二年冬末。大除夕作了一個好笑的夢，想要說給他聽，他祇想你快快說完。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在年輕快要完結的時候，你忽然漸漸踏上做聖人的路。還沒有完全得成正果，還沒有完全想通左面頰和右面頰是否有必要一律犧牲，但是不感覺痛的日子已經來臨了，離開死還遠嗎？並不自憐，並不哀傷，你坐在地上玩紙牌，大步邁向頭頂生光環的所在。你年輕的時候，十分關心身邊的瑣事，誰想到有一日你會變成聖人呢。祇不過在旁觀者眼裏，因為看得不仔細，你也是一個旁觀者，忙於範圍內的一切，近視，撞擊，記憶力幾乎接近沒有記憶力。幸好你不知道，也不再關心，喝一口茶，覺得濃了一點，還是喝下去。

### 黃

收到張賀節的小咭，是黃電器店寄來的，寄到舊地址去，轉了過來。真好笑，祇不過兩年前幫襯過一次，居然記到如今，有些人非常會做生意。但是可惜對象找錯了，一來經濟困難，就算有心也無力。二來，還是最主要的，患有過度敏感症，碰上心情不好，眼淚鼻涕一齊來，惱他他還不知道呢。好在心情也不算不好，祇是感到奇怪，原來一切都是真的嗎，都過去了嗎，呆呆想了半天。



## 不足月

爲了讓觀衆瞭解不足月誕生的嬰孩體積之小，某護士在電視新聞伸出一隻手，誰知給嬰孩緊緊捉住了食指。無意間看見，這個情緒低落的夜晚，說不出話來。甚麼都不懂，已經有掙扎着活下去的意志，心臟動過手術，肺不好，終於又渡過了，醫生說有五十巴仙希望，是奇蹟，是她堅強爭取回來的。真的，她有甚麼，也沒有思想，也沒有理智，也沒有受過教育，居然單單爲了生存着，就要生存下去。是本能罷，原來是這樣的，非常慚愧和羞恥，故所以哭起來。但是她活了下去又怎樣呢？長大，或者有時快樂，然而無可避免會有許多痛苦，然後有一天，就算是很久很久的將來，她會死去。那麼本能其實是愚蠢的。不能這樣講，雖然可能沒有錯，但我們需要希望。看看，不足月又如何，還是在活着，有人伸隻手過來，就緊緊捉住了，活下去罷。活下去罷。



梅淑貞

# 「紅樓夢」裏的道白

最近初看張愛玲的兩篇「未完成」小說，「連環套」與「創世紀」，發覺裏面的人物對白有很多地方深受「紅樓夢」影響。不過一點也不奇怪，如果有一天寫起小說來，所走的必是相同的路線，因為這種活靈活現的語言對任何寫作者來說都是個大誘惑。近兩年來看亦舒的小說比較多，最喜歡的是她的人物對白，非常自然，非常生活化，每個人說的話都合乎身份，她的模範也必定是「紅樓夢」。

好像她的那篇小說「租屋記」裏面心急的老太太代兒子向房客求婚，而女方不肯貿貿然收下她的戒指，一念之下脫口說出：「我的兒，莫非妳已經有了男朋友？」就像極了第三十四回裏王夫人連呼襲人兩聲「我的兒」，充份表露了老太太的愛心。老太太既然這麼可愛，料想她的兒子也不會差到哪裏去。亦舒的另一篇小說「碎片」，裏面的三姐說：「你看她，本來一頭黑鴉鴉的好直髮」，套的就是第二十四回通過寶玉的眼光來形容紅玉：「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

第十一回鳳姐探秦氏的病，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還有甚麼趣兒呢！一片肺腑之言，十分動人，透露了她倆人之間的深厚感情，也表露了鳳姐性格的一面，作用和第三回介紹她出場時眾人皆歛聲屏氣，獨有她身影未見笑先聞的說道：「我來遲了，沒得迎接遠客！」，藉此側面點出她的性格和她在賈府中的地位一樣。我想描寫人物也必是這樣才算成功，如果你整天說這個人怎樣怎樣的好，或者怎樣怎樣的壞，但口說無憑，很難令人信服，就不如讓他自己以他的言行來表現高明。

第六十三回的「壽怡紅羣芳開夜宴」裏，黛玉向探春取笑，探春笑道：「這是甚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執笑道：「人家不得貴婿，反捱打，我也不忍得。」我們才知道李執除了一心一意守寡撫養賈蘭外，在壽怡紅這樣歡樂的場合裏，她也會變得十分風趣的。這是李執的另一面性格，卻非常合乎現實。在現實裏一個人縱然怎樣苦，也會偶而苦中作樂的罷？所以作者自承其從「綿衣紈褲，飫甘饜肥」的豪奢生活一落落入挨「蓬牖茅椽，灘床瓦灶」的苦日子「皆不足妨我襟懷」，正是這種苦中作樂的精神。

第十八回元妃省親，命寶玉入見，「携手攬於懷內，又撫其頸頰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便十分真摯動人。但元妃和她父親礙於身份，說話的語氣便大不相同，可是一樣動人心魄：「田舍之家，墮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隱隱有埋怨父母之意，難怪賈政亦流淚了。

曹雪芹的幽默，時時表現在書中人物的道白裏。第八十回的王道士連說了兩段調皮話，「仔細肚子裏麵筋作怪」和「胡貶妒婦方」，弄得「滿屋裏的都笑了」，當然，看書人也笑上一份。第十九回寶玉爲了逗黛玉開心，便編了個「香芋」的故事，又借耗子的口形容黛玉爲「最標致美貌的一位小姐」，寶玉借題發揮，林妹妹祇好又氣又笑。第十六回賈璉和黛玉從蘇州回來，恰巧遇上賈元春晉封的喜事，鳳姐趁着個房內無人的機會，向賈璉開玩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這一輪煞有介事的官話，顯出鳳姐的機智和俏皮可愛。妙的是作者經特別注明是「房內別無外人」，更妙的還是賈璉竟答道：「豈

敢，豈敢！多承，多承！」如此笨拙，難怪被掛書人連連罵作蠢才蠢才了。

紅玉是個被寶釵視爲「頭等刁鑽古怪的丫頭」，在第二十七回裏便有個機會讓她大開口才，說了一大輪「姑奶奶舅奶奶」「四五門子的話」，連李紈都越聽越糊塗，照應了前面同一回裏寶釵對她的評語。除了紅玉，『紅樓夢』還有好幾個丫頭是嘴上尖利不饒人的，最特別的當然是晴雯。第二十回裏晴雯撞見寶玉爲麝月篋頭，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就上了頭了！」原來她在呷乾醋，令人發笑；但她病危時向寶玉說的那番話，「我今兒既擔了虛名，況且沒了遠限，不是我說一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便令人同情。一個性烈的人，至死都不肯說一句求饒的話。由始至終，其性格的統一性，都以其言行爲表。

我們可以說，曹雪芹從未單用表相的形容詞來描寫其小說中的人物，他祇借人物的對白，動作或第三者的眼光來交待。通常形容詞祇能造成一種概念，是作者本身的概念，若要看書的人留下深刻印象，還得非借人物的言行來演出不可。要瞭解一個人，最好的方法還是聽（看）他說話。而在以人物的道白來刻劃各人的性格方面，『紅樓夢』無疑是最成功的。

# 我的母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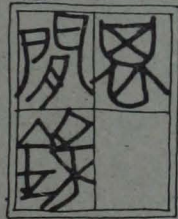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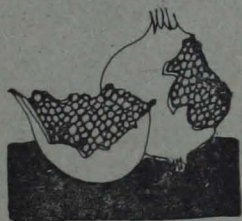
我和母親相處在一起的時間不長，能够記得的往事不多。但是，我始終覺得我的母親是偉大的。這不祇是偉大的母愛和養育的恩典，還有爲人處世的行爲規範，奠定我日後的品德和風格。在無形中，我的言行或多或少受了她的影響。

最顯著的一件事是她重視兒女的教育。

在我尙未入學以前，她教我吟詩，告訴我許多忠烈貞節的故事。某些烈女節婦的，我仍可記得。我這一生雖然沒有甚麼可歌可泣的事蹟，可以印證我的忠貞。至少我對於道義操守，堅持不移，決不敷衍妥協。更未見利思遷，知難而退。表現出要幹就幹到底的優勁。有些朋友說我有湖南人的騾子精神，或是會國藩所謂打落牙齒連血吞的精神。果真如此，那也是歸功於我的母親；因爲我們本來就是湖南人，我舅舅的書齋也學會國藩一般，名爲求闕齋。我的父親是軍人，帶着部隊四處駐紮。我小時候，也跟着軍隊走。騎的是真正的軍馬，摸的是真正的刀鎗，在真正的軍營中，和真正的兵士遊戲。但是，他卻不希望我成爲軍人。要我受到最好的教育。

因此，我四歲開始入學，雖然是幼稚園，母親卻非常認真，從此就帶着我和妹妹在長沙租屋定居。

以我家當時的經濟情況，要買一棟房子是毫無問題的。十多年住下來，累積所付的房租，比屋價還多。爲甚麼自己不買呢？我想：母親是爲了兒女求學，才在長沙住下來。我的祖家是在衡山白果。



黃潤岳

若干年後，還是在長沙南郊大托鋪附近買了一莊田。母親的意思是：兒女多了，必須要一份固定的收入作為教育費。

這莊田所收的租，不止是作了我們的教育費。在抗戰初期，還解決了我們全家人的生活。同時也構成了我家的地主成份。正如俗語所說的：花無千日好。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我夫婦兩人都是從事華文教育工作的。兒女的教育，就在自己服務的學校，自然不成問題。自己主持的學校不改制，自己的兒女不轉去英校，倒是受了優良的傳統的影響。

母親重視我的教育，我也重視兒女的教育。住在龍引的時候，爲了兩個女兒學鋼琴，我們每個禮拜六下午，開八十哩的汽車，趕到新加坡去。等她們上完課又回來。風雨不改，歷時數年。很多人因此而稱讚我們，說我們偉大。我們自己倒認爲是理所當然的。假若和母親爲我所作的犧牲一比，這又算甚麼？

母親爲了我們兒女讀書而獨自住在長沙。我進中學後，卻是在學校寄宿的。初一那一年，每逢週末回家住一晚，禮拜日下午再去學校時，都會含淚而別，捨不得離開母親。她認爲住在學校，生活有規律，讀書的時間多，有老師指導，和同學過團體生活。因此我後來也一直鼓勵我的兒女在學校寄宿。

我就讀的小學和中學，都是收費奇昂的私立的辦得最好的學校。我記得在修業小學時，半年學雜費要十多個銀元，比市立小學要貴兩三倍。一套校服要兩塊半，每年非做兩套不可。嶽雲中學的半年學雜膳宿各費，合共五十四元九角，等如四五十担穀子。

母親買一莊田作爲我們的教育費。我也先後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兩棟房子作爲兒女的教育費。到了有幾個兒女同時在海外深造時，我便把房子賣了。當時有些親友不以爲然。我置產的目的是爲了兒女讀大學，到兒女進大學要錢用時，賣了就有錢用，正是達到了目的。這一種決心也鼓勵了不少的朋友。不久前，還有位朋友，兒子在英國讀書，他和我說：「必要時，我也像你一樣，賣掉那棟房子。」

其次是教導我應該誠實不欺，不貪小利。

那是在讀小學二年級時發生的事。有天放學回家，我洋洋得意的告訴母親：今早去麵攤吃麵，沒有給錢。那麵販忘記問我要。怎知母親聽了，臉色立刻變了，很嚴肅的對我說：

你吃了東西怎麼可以不付錢？一面要車夫備車，帶我一起去那裏，給我兩個銅元，要我送去。我走向麵攤，麵販伏在桌上打盹。我把他推醒，丟了兩個銅元在桌上，掉轉頭就跑。這是五十年前的事，至今我猶不忘記母親那臉色，也不忘記我自己送錢時的尷尬。

這件小事，對我以後的影響，至深且大。臨財毋苟得，一介不苟取。重義輕利，至今猶然。我在龍引和馬六甲做校長，便是潔身自守，公私分明。連小孩用的教科書，都是向學校販賣部去買。從來沒有拿過書局送我的樣本。

我也承受了母親的慷慨和樂於助人的美德。

我外婆家的一位親戚，染上了抽鴉片和賭博的惡習。不時向母親借錢，有時還了，有時不還。這位親戚在我家遭難的時候，曾經幫忙過我們。母親便一直以感恩報德的心情來對待這位親戚。

因此，我也是施恩不望報，受恩誓不忘。親戚朋友對我有一點好處，我都記得。親友和學生，需要我幫忙的時候，祇要能力做得到，我從未拒絕。有位朋友因為母喪，要向齊智人借錢。那種錢，借了還不清。我主動的要借錢給他，而且答應了他所需的相當大的一筆數目。至於困苦的學生，祇要向我開口，我無不答應。

我的父母，都不看重金錢。他們終生不為物累，非常快樂。從小耳濡目染，我也把這身外之物，看得很輕。一個人，要輕財才易重義。我這一生，已去泰半。雖非富有，卻未貧窮。把金錢看得開，其他問題就容易了。我雖不能兼善天下，至少也不應該獨善其身。退休之後，仍能不愁衣食，胡覆何求？

我想學而學不齊全的是我母親的器度和操守。

物質方面的慷慨，是具體的，是可以衡量的。在待人接物和立身處世方面的度量，不小器，卓然屹立，是一種氣質，是高度的人格表現。在這方面，我和母親一比，就相差太遠了。疾風知勁草，經過幾十年的大時代大動盪的考驗，母親像陸地的一座山，水中的一塊磐石。她不怨天，她不尤人；不氣餒，也不激怒悲憤；她以恢宏寬容和堅忍不屈的態度，面對人生。因為她的堅強，她的兒女也堅強了。磐石繫住了蒲葦，我們一家就是這麼穩住了。

弟妹結婚生子，母親便是保姆，便是傭人。我的弟妹多，每個人都有三兩個兒女。這一

羣小兒女，都是由母親看顧。好在他們之間有年差，母親帶大這個帶那個。有十多年的時間在兒女家中輪流轉。如今，感恩報德，弟妹都想迎養母親。不過母親和幼弟同住的時間較久，因為他是醫生，照顧方便。

我身為長子，無法盡一點孝道。讓最小的弟弟來承當全部反哺的責任，我一直引以為咎。他讀到我給他信中說我欠他太多，他竟哭了一場。他告訴我：當他在醫學院就讀，因為經濟困難，幾乎要輟學時，母親去做傭工，每月把工錢全部寄給他。因此，是他欠母親太多了。是的，我們都欠母親太多了。

古人說：仁者壽。母親八十高齡了。滿口沒有一顆好牙齒，也沒有假牙，卻甚麼都能嚼。她血壓高，每日三餐都要喝酒而無傷。若干年前，她夜行山路，折斷腿骨，因而不良於行。她仍不願撐拐杖，偶爾跌倒，跌倒了，她又爬起來。我會跌過一次，頭起腫，拖了成月才復元。母親風燭殘年，血壓又高，我真擔心她再跌倒。其實，在整個的人生過程中，她已不知跌倒過多少次了。

她有堅強的意志，同時也有濃厚的感情。記得外祖父過世，母親哭了一兩個月，還暈倒幾次。年幼弟妹夭折，她沒有一次不是哭得死去活來。後來，父親去世，她已經是哭到眼淚都乾了，痛不欲生。如果不是還有一位年幼的妹妹纏住她，母女相依為命，她可能早已哭死了。

兒女回家去看望她，每次她都事先叮囑：臨走時不要哭。每一次母親都是倚門而立，暗自流淚。

她所遭受的災難，她所遭受的生離死別，她所遭受的精神折磨，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假若她不是一座山，她能承受了麼？到如今，她耳聰，她目明，她頭腦清醒，她精明如故，她仍是兒女的精神支柱。有痛苦的，向她投訴；有難題的，求她指點；有歡樂，與她共享；甚至於兒女有哀傷，她也可分擔。她能吃能喝能睡，有講有笑。肌膚沒有老皺，言談沒有遲緩，反應仍然迅速，舉止沒有呆滯，我見了她，我立刻感到自己年輕了卅歲似的。對我來說，她還是青春觸媒！



# 陶潛家族感情分析

在『陶詩「停雲」的情意分析』一文中，我曾指出『停雲』的情意應是超越家族血緣的範圍，而偏重人類社會性的反映。現在把陶潛詩文中有關他家族的部份提出來分析，作為對於『停雲』分析結論的支持。

陶集裏面有關家族的詩文有下列諸篇：

- 一．『贈長沙公』並序
- 二．『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 三．『悲從弟仲德』
- 四．『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 五．『祭從弟敬遠』
- 六．『祭程氏妹文』
- 七．『命子』
- 八．『責子』
- 九．『與子儼等疏』
- 十．『自祭文』

以上十篇文字，在家族來源上涉及陶氏爰自唐虞的根源並及陶母孟氏家族的三代。在平

輩有給從弟與祭程氏妹；在後輩爲對子儼等。現在且根據詩文一一分析他情感的內容罷。

『命子』詩中開篇寫道：「悠悠我祖，爰自陶唐」，淵遠流長一直到「在我中晉」，大都「伊勳伊德」；落到陶潛自身，「嗟余寡陋，瞻望弗及」，以「三千之罪，無後爲念」，『命子』表現了一片得子願望的滿足，自己也難免有「厲夜生子，遽而求火」的偏差。乃自嘲又自解說：「凡百有心，奚特於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雖然被認爲是儒家口頭，但它本是生命個體存在的功用之一，也可以說是對生命延續的責任之一。這種爲保種而行動爲一些生命存在所共有。陶潛也說到「既見其生，實欲其可」，所以卜佳日，占良時，「名汝日儼，字汝求恩」，把保族的行動延伸到人世的社會價值上；依然是家族主義的情感。

贈長沙公說「公爲族」，「同出大司馬」陶侃，本來覺得「昭穆既遠，以爲路人」，但是經過了「念茲厥初」，又把原來的「躊躇」之情安定下來，承認了「實宗之光」。

「血緣」與「根屬」是分不開的。至少在我們現存的社會文化體系中，兩者不但分不開，也都是必然會有。不獨古今同然，也是中外同理的。過去被稱作「人性」，其實「它」基本上乃是生物性與社會反映的交織產物。今日美國人尤其是黑人的尋根熱情，不同於陶潛，也不同現今非洲的黑人。此乃社會環境不同之故。

『孟府君傳』的傳主爲孟嘉，陶潛的外公，娶的是陶侃的女兒。由此可見陶潛的血緣方面與陶侃確有密切關係。對於孟家，陶潛的尋根追索祇到曾祖，「仕吳司馬」而止。而孟嘉似乎對於陶潛的人格發展起着重要的「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傳記裏的孟嘉寫得非尋常生動，在傳記總結束描中他寫道：「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

再看顏延之『陶徵士誄文』所描寫的陶潛：「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若把兩篇文章相對閱讀當更能覺察到這前後兩人行狀的類似情操了。

因此我認爲『孟府君傳』基本上還是「尋根」的一脈，大抵不外家族淵源說明。外公孟

嘉最值得注意的，與陶潛的情感有關的，也許便是「認同作用」了。

『癸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這年爲東晉元興二年（公元四〇三）寫風雪景色抒發自己的懷抱。詩中有道：「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評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祇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這種「狀物」而又「抒情」的詩評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早在春秋以前已納入了詩藝分析的規律中；所謂周詩六義，其中「賦比興」三條是可統駁了。後代「詩識」之說，把個人一時詩興所至的詩句與後來人生事態的發展牽涉因果，反見「入魔」了些。

本來人生的情感是由生存的需要與環境的應和反映而來。人體生理本質今日已用機械藉線條的變化波動表現出來，人類自己用言語，這言語祇是「情感」本質的「聲音符號」；而文字又是「言語的表象」。陶潛「傾耳」兩句詩寫落雪得神，又表達了他高曠之懷，「超脫如覩」（清陳祚明有這種說明）；其所以如此正是人類大腦皮層的作用，使得「心」與「物」的感應平衡相應，抓住了宇宙運行中的一點和合動態——「靜」的妙諦。

從這一首『與從弟』詩的內容看，正足以支持我們在『停雲詩分析』中的看法——「思親友也」的情感是超越家族血緣的。本詩的「從弟」祇是詩人的人物對象，而內容卻是陶潛整個人格這一個角度上的素描。「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屣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詩人身心的感受多麼的寒冷孤寂，其沉重的壓力真如從高空直入心頭。也正因爲如此才顯出詩人的自我堅強，在萬方多亂的高壓之下，我行我素，「旁若無人」。他對從弟敬遠說：「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因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詎爲拙！」從這詩句中可以看出詩人的不仕，表面上似與「遺烈」類同，而本質上並不是以要求「君子固窮」的名節爲出發點。再從整個詩的內容看，陶潛其實是在一種「自我」（ego）的形成，在生物動力（id）與社會環境要求（superego）之間建立起來；要用最大的勞力求滿足同時也要用最大的努力求抑制，把矛盾的存在演變到微妙平衡，現代美國社會中流行的心理健康指導原則之一正是：「做一切你能做的，承認那些是所不能做到的」。這乃是免於墮入沉鬱燥狂陷阱的藥方；很值得我們思考、分析、認識的正是千五百年前陶潛的時代與今日美國人的時代，是在哪一個層面上有其共同的基礎，而使上下幾千兩千年的人心起着共鳴呢？

陶潛共有五子，前面命子詩是爲他長子命名時作的，後在『責子』一詩中長子年已十六，最幼的也有九歲，陶氏對他的「五男兒」都有個素描，他們是「總不好紙筆」的人。陶潛自己已是「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歲月老去，思量之餘，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歷來論這首詩的人分別有兩種看法，杜甫就會經詠詩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而另一批人認爲不然；像黃山谷就有另一說法：「觀端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更有人把責子的感情與忠孝相提並論。例如何焯說：「人不學，安知忠孝爲何事……此公所以俯仰家國，而感歎於天運如此也。」以上三種說法都有是處，但也有偏處，陶潛所表現感情的真摯和行爲上的樸素，說他「慈祥」是切適的，而「戲謔」卻不見得。對於子嗣的賢愚，常掛懷抱正是慈祥。一個人若對自己的子女也不掛懷，無論這個人是熱中世事還是隱退山林，他必然缺乏「愛心」，那麼他就是很會作詩也必不能感人。陶潛是坦誠的人。他用了十個字道出古今一般的父母心：「既見其生，實欲其可」。給了他生命，就當寄望這生命的生存可靠。至今爲止，還沒有理由反對它。

『與子儼等疏』與『責子』是一貫的父母心。首先他們說明生死矛盾的統一性，繼而闡明人生的意義，由於他個人的特性，「使汝等幼而飢寒」，心覺愧惜，並道出了「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實例說明了甘苦的共享。主旨在教養兒子的和協同心以圖生榮。

清代的林雲銘認爲這篇文章「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是值得討論的意見。以林雲銘的時代及他個人的教養評論，他的意見是正面與陶潛認同的，而不必提出反對意見。但若客觀的以陶潛爲主題，探討陶潛的「全副學問」就有必要爭論。而關於陶潛的思想體系正是向來研究陶潛陶詩的人士所關注的。下面繼續把本文提出的幾首祭弔詩分析完畢，然後再說明他的思想。

『悲從弟仲德』中陶氏悲感他與仲德「恩愛若同生」，在當時陶潛出仕「門前執手時」話別，沒想到「何意爾先傾」！目前生者「慈母沉哀疾，二胤才數齡」……這一切的「無依」使得陶潛「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盈」。明代的黃文煥對這最後的兩句解得好：「轉身揮涕，不堪久立。將回步又從『遲遲』言之，凝眸筋軟，不能遽行。情狀交現，至情哀結。」

『祭穆氏妹文』時在義熙三年五月（公元四〇七年）。陶潛回憶：「嗟我與爾，特自弟情，慈妣早世，時尙孩嬰；我年二六，爾才九齡。爰從靡識，撫誓相成。」如今是「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遺孤」，「奈何程妹，於此永已」！

『祭從弟敬遠』則寫於辛亥（公元四一一年），爲晉義熙七年。對於敬遠，他「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椎心，淚愍愍而盈眼」；「念彼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緇葛，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顧」。回憶「學仕」無成，「流浪」歸來時，「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彼衆議」。陶潛與敬遠兄弟倆應該是最能知心的了。身爲兄弟而心同知友。九年前癸卯十二月陶潛詠雪寄懷的詩正是寫與這位老弟敬遠的。

根據這些家人生死的記錄，可以看出生活上的悲苦並兼及陶潛本人的掙扎，他出任短暫又掛冠退歸田舍，取捨之間無不緊密的關涉到對自己信念的忠誠掙扎，對當時政治社會的堅決否定。要堅持後者，在物質生活上必要接受痛苦。若要遷就世俗又必然違背自己的良心。在此一苦樂矛盾中陶潛不肯「以心爲形役」，而寧願躬耕南畝。

陶潛的退回田舍並沒有完全脫離了內心肉欲與外界超自我的挑戰。家居有艱苦生活的擔子，生死存亡的感情，壓在肩上，壓在心頭。社會上官吏物質的誘惑從未停止。看他的詩『送羊長史』是在劉裕北伐勝利的階段。『於王撫軍坐送客』，撫軍王弘爲劉裕集團大將之一。劉寄奴已經當上了皇帝，拉陶潛下海的行動並未停止。陶潛的詩感人，而與陶詩共鳴的人，各門派各式樣，彼此不同。古今詩人自梁肖統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歷時愈久而讀者愈深入。以繼承儒家道統爲己任的韓愈、朱熹也無不論及陶潛。近代學人如王國維、梁啟超、魯迅、陳寅恪、朱光潛、朱自清、范文瀾……，無不各抒己見，研究議論。所牽及的範圍從詩藝一直到人格思想與時代反映，我們現在單把有關家人情感的詩文分立研究，也是爲了瞭解陶潛整體的工作步驟之一。

據以上的分析，陶潛確是位重視家族、孝慈上下、含辛茹苦而不辭的人。我們也可以說，站在家庭一般性立場上看，陶潛爲人與儒家的「齊家」規律沒有尖銳的矛盾。這種行爲本是農業社會的反應產品，從「人際關係」而論，儒家祇是這一類「人際關係」附加了固定的規律，這規律可以否定；對於「家」這一套的「人際關係」卻是不能否定的。我們不可就此

派定陶潛的「全副學問」在此。若果然在此而沒有與他個人更高級的理想衝突，這些肉體生活上的折磨，心靈上的孤寂，就不會發生。這一點理解，也許是現代心理分析的恩賜罷？

漢唐以來，讀書人對儒家的認識，不免受到帝王獨尊儒家的影響，在「統覺」認識下，以陶潛家庭生活面來統括陶潛的全部，是可以理解的事，但也是必要指明的事。

在漢初，儒家還沒有被定於一尊的時代，司馬談論六家要略中，對於儒家的要旨，似頗是以代表一般人對儒家的取捨。「夫儒者……：『情而寡要，勞而少動』。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這種觀念被廣泛的接受，但往往祇限定在家的範疇上，超過「家」的概念之外的各個人便另有體系了。漢唐佛教傳入時的出家為僧，基督教最初傳入時的棄祖宗神座，都在中國遇到了極大阻力。演變下來「寺院」變為門派（家的變象），神主可敬奉，兩教將可流傳。這可為「家」與個人整體人生哲學同異相容的佐証。所以在我們還沒有整理周全陶潛全部資料之前，不能以陶氏對家人的表現「全副學問所在」的根據為善論。

『自祭文』寫於丁卯歲，已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據顏延之的誄文，陶潛年壽六十有三。陶潛認為「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他認為人也是自然運行的產物之一，既沒有「天道」的意旨，也不是輪迴的轉生；否定儒家的天道觀也否定佛家的輪迴觀。積極的「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摔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

明代張自烈曾說：「淵明非止脫去世情，直能認取故我，如『奚所復戀』，『可以無恨』，此語非淵明不能道。」

看破「生死關」原是古今中外宗教、哲學、思想的共同課題。陶潛把生死視為自然現象之一，因此能「識運知命」，換句話說就是「認清時代，瞭解自己」，在家的範圍內肩負應做能做的一切，「取與施」與家人共。在社會人羣的立場積極的要求有為，事不可為，要求對自己信念的操守不屈。因此對家人的情感表現上他和一般人一樣見其生，欲其可；死別的哀泣流淚，生死難離。然而他並不是畏死戀生的人。慈悲與曠達兩面俱在，合而成一個完整的人格感情。

Scott Donaldson 著

朱牛人 譯

# 風格的形成

對於令人迷感的宇宙哲學學說，海明威並不甚感興趣。他的生命與著作的焦點是在行為上。『太陽亦昇』（"The Sun Also Rises"）裏頭的班尼士（Jake Barnes）在表明他的立場時說：「我不管那是甚麼回事，我祇想知道如何去生活在其中。」班尼士續道：「或許當你知道了如何去生活在其中，你便會知道那是甚麼回事。」他所強調的是人應該如何去生活。小說中的人物先提出這個問題，然而海明威的著作亦提供了答案。每個人都應該維持他的個性，他應該去尋求真理，而不該自欺欺人。他應該堅持自己的作為，並在艱困時在行動作為上表現出他的尊嚴及勇氣。最重要的是他應該去勞作，努力的去幹。這些格言不單祇針對每個人的生活，同時也針對他的創作。年輕時期的海明威便會對聚集在芝加哥 Y. K. Smith 的公寓裏的先鋒派成員這麼說過：「藝術家，藝術，藝術性！我們甚麼時候才能不必再聽到那些廢話？」話雖如此，他本人一開始便是個自覺的及細心的技巧家，隨着時間慢慢發展及創立了他獨有的美學原則。

他的首要原則便是每個作者都應該去塑造他本人的風格及文體。海明威對 Charles Poore 說：「我本來是可以遵守規條寫作舊時的文體的，可是那種文體已經那麼完美了，我想我們

需要一種新的文體來管理我們的時代，或是我所見到的這個時代的一部份。」他的新文體並不完全拋棄過去的條格，他反而建設在其上，尤其是建設在新近先輩如 *Sherwood Anderson* 及 *Gertrude Stein* 所建立的基礎上。這種借用倒是無可避免的。「每部屬於真正著作的小說都是對知識整體的一種貢獻，它的存在供給後起作者，讓他們來應用。」他在「午後的死亡」(“*Death in the Afternoon*”) 那麼說。要是他們有足够的經驗去瞭解甚麼應被吸收，甚麼應該拋棄的話，大部份作者還是祇能够吸收某種知識而已，然而，偉大的作家都本能地擁有這種閱歷或經驗，他可以超越人已為者及已為人知，而創塑出屬於他自己的文體。

除此之外，避免全範做擬的陷阱很重要。就拿海明威本人來說，因為他的風格那麼明顯及聞名，模倣者無形中便產生了。有些模倣很好，有些很劣等，可是誰都做不到真正覆創海明威的原本。一九五三年海明威在給一個剛開始寫作的作者的一封信上，承認那年輕人比他在十九歲時寫得還好，麻煩的是那年輕人寫得太像海明威了。那當然不是種罪過，可是他那麼做對他並無好處。海明威最好的忠言是大量的閱讀別的作家，包括 *Kipling*，*莫泊桑*，*Stephen Crane*，*Ambrose Bierce* 和 *福樓拜*，同時以他自己的耳朵及眼睛去觀察，然後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寫作。

其實，要說「海明威風格」並不正確，因為他採用過至少兩種風格，那就是從他初期時所用的文句經濟及客觀的表現，轉變到更繁長，更散漫，而對大部份批評家來說，不甚成功的文體。他那聞名的及被人模倣的風格是初期的：他有力短簡的句子就如電報以及“*King James Bible*”一樣，是海明威年輕時在巴黎所努力精研的結果。那種文體的詞句，如 *Ford Madox Ford* 所說：「個別地敲擊讀者，就像它們是剛從溪澗拾回來的砂礫。」在這種文字上經濟及有紀律的情景下，風格就表現出他本人。沒有甚麼詞句是浪費的，是可以拋棄的。

在「在我們這個時代」(“*In Our Time*”) 一書中的其中一篇小說「雨中的貓」(“*Cat in the Rain*”) 中，很少事故發生。非常合時，一對美國夫婦停留在意大利的一個海濱小鎮上，做太太的雖然努力嘗試，可是到底不能挽救被遺留在雨中的一隻貓。故事就是那麼樣——幾乎就是那麼樣而已，可是那故事所要表達的涵意，讀者第一次讀那故事時必然會堅持說它並不存在。以下是這個故事的首段，也正好是海明威早期及聞名的風格的好例子：



雖有兩個美國人停居在旅店，他們並不認識他們出入房間時在樓梯遇到的人。他們的房在二樓及朝着海，同時也向着公園及戰時紀念碑。在公園裏有大棕櫚和綠色長櫛，氣候好時那兒總會有一位圖家和他的圖板；圖家都喜歡棕櫚直長的情態以及向着公園和海的旅店的鮮明顏色。意大利人會從老遠到此地來參觀那戰爭時紀念碑，那紀念碑是銅鑄的，它在雨中閃耀着。那時候正在下雨。雨點從棕櫚樹上滴落下來，水在碎石小徑上積成池，海則在雨中漫長地潰裂，溜回到沙灘上，然後升起又再在雨中漫長地潰裂。汽車都離開了立着戰時紀念碑的方場。方場的那邊，一個侍者立在咖啡店的門，張望着空洞的方場。

這一段文字最特出的地方無非是它異常簡單的敘述，它的進展就好像是在回答一個多疑問的孩子一連串的問題那樣。你的旅店還有別的美國人沒有？你認識那兒的人嗎？你有沒有觀賞到好景色？那個地方看來像甚麼？天氣如何？那對美國夫婦依循着時間上直綫的順序，他們上樓去，走入房間，然後在門開着的露臺上眺望出去。句子都是簡單（simple）或是複合的（compound），而非複雜（complex）。句法（diction）也簡單，都是具體名詞（concrete noun）形成，如旅店、房間、樓梯、紀念碑、花園和海，以及數個不慎密的（inexact）形容詞如旅店的顏色「鮮明」，棕櫚樹「大」，加上有限度的動詞，其主要作用祇是爲了連接主詞（subject）及述敘詞（predicate）。如果這個故事擁有任何情感的話，它都蘊藏在十分不近人情的近乎基本的英文裏頭：具體名詞，普通形容詞及無動力的動詞（inactive verb）。

那段文字雖然有以上種種限制，它都還能提示出後來發生的事，那就是停留在旅店的兩個美國人的婚姻並不完美。最有力的綫索是反覆下個不停的雨。Gertrude Stejn 指示過海明威重覆的價值，所以他在此文用了五次「雨」字，其中一次毫無疑問地語聲加重了。紀念碑「在雨中閃耀着。那時候正在下雨。」其次在此段最長以及最有節奏的句子裏，他連貫了雨——一種短暫的現象——及海的不息止的運動：「海則在雨中漫長地潰裂……。」那是種持久的雨，它令人感到沮喪，因爲它使遊客退避三舍，使人都呆在屋子裏。此段最後一句確實

了雨的啓示，那句子有個整段文字唯一的含蓄的字，那個字是 empty（空洞的），其實它可以是個中和性的 unoccupied（無人佔居的）或是 vacant（空缺的）。這篇小說後來指出了這對美國夫婦的生命也是同樣地空洞（empty），也沒有孩子來提出那一連串在開場描述情景時已作答了的問題。我們這麼樣來閱讀這一小段文字無非是坐井觀天，在還不知道故事的整體前，誰也不能夠從故事的開端得益多少。可是當讀者讀完『雨中的貓』，卻還不瞭解他為何會感到不快，於是他重讀那篇小說時，他便會慢慢看出海明威在小說裏四處散佈了不快的浮漂。讀這麼樣的文章，以及比這段文字更加開名的『武器再見』（"A Farewell to Arms"）的開場時，得像閱讀詩文一樣，因為密碼含蓄的內容祇向勤勞苦心的密碼員屈服。

□本文譯自：“By Force of Will: The Life and Art of Ernest Hemingway”。一九七八年，企鵝出版社，第二四一至二四四頁。

Cleanth Brooks  
Robert Penn Warren 著

# 長寂之後

賴山舫譯

---

## 長寂之後

葉慈

長寂後的言語；是的  
所有其他的情人都已隔絕或死去  
不友善的燈光罩在它的燈罩裏  
窗簾閉着不友善的夜  
我們討論又討論  
藝術與歌這崇高主題  
肉體的衰老是智慧；年輕時  
我們彼此相愛而無知

---

## AFTER LONG SILENCE

W. B. Yeats

Speech after long silence; it is right,  
All other lovers being estranged or dead,  
Unfriendly lamplight hid under its shade,  
The curtains drawn upon unfriendly night,  
That we descendant and yet again descendant  
Upon the supreme theme of Art and Song;  
Bodily decrepitude is wisdom; young  
We loved each other and were ignorant.

這首詩所暗示的戲劇情境不難確定。那兩個情人孤寂的在一間黯幽的房裏，燈光幾乎被燈罩遮掉。其中一個情人在跟另一個人講話，而在我們討論他講些甚麼之前，讓我們先列舉數點。這兩個情人顯然衰老。他們的關係並非恆常不變的，因為詩人告訴我們，所有其他的情人都已「隔絕或死去」。第一行暗示，他們「討論」了「藝術與歌這崇高主題」之後，有一段漫長的沉寂。這沉寂之所以打破，是因為他們又再討論同一課題。這課題顯然是他們現在唯一可談的東西，而其中一個情人就借題發揮，形成這首詩。

實值上，他說：一個情人不能再在另一個情人的軀體美麗上找到快樂（因為，會顯出年紀衰老的燈光，被形容為「不友善」）。此外，外面的世界對他們也沒用了（因為，他們窗簾閉着的外面世界，也同樣是「不友善」的）所以，他們經過了生命的其他歷程之後，現在應該討論「藝術與歌這主題」，而這主題是「崇高」的，因為它牽涉到他們對從前經驗的詮釋。智慧（達致一種詮釋的力量），祇有在肉體衰老時才能得到。詩人把智慧看作是一種純然的獲得，但同時他也在惋惜美麗與年輕的時光，那時兩個情人都可以不必需要智慧。這首詩的基本要點是認知，以及隨之而來的悲哀，認知人永遠不能完整——就是說，不能同時擁有美麗與智慧。

# 縱橫遊

例如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  
巴斯第監獄的重門倒塌了

激昂混亂的呼聲

或者今日的凡爾賽和巴黎也無從追憶  
而冷隲的斷頭臺

最終也祇是供人憑弔的陳蹟

但這並不是說

它和一九七八年在赤道叢林的我  
毫無關係

灰飛煙滅 伸延的天空汲取它的象喻

風吹雲散 雲聚

我在酷日的行程裏飲下偶然的雨滴  
讓它輾轉成爲澎湃心海的第一千條支流

而城中相繼湧現隱沒的人潮顯示  
黃河泛濫和維蘇威火山爆發同樣是

生命渺小的見證

項羽止步烏江和拿破崙幽居聖海倫娜島

同樣是風中斷裂的旗

總是有人寒夜聽蟬

有人鬧市嘶喊

詩云子曰

辯證設理

浩蕩於天網下的狂呼細訴

風捲雲湧

花飄蒂落

各各交替起落如潮汐

已不復南北東西矣

大哉土地

萬物競生

萬籟爭鳴

我既已陷落祿綿綿的呼吸裏

亦必須縱橫祿脈流之所及

從寂寥的煙村到沸騰的愁城

從冰山到熔岩

我以一介生民的憂患見證祿的淚

亦以一介生民的欣悅見證祿的愛

然後和祿一起在寂滅的夜裏統攝諸般色彩

浮昇

沉沉睡去

溫任平

# 因爲我不再愛

---

近兩三年來，兄弟失和，朋輩見棄，自己苦心栽培出來的新人，羽毛剛長成，往往倒戈相向，余內心之愴痛實在難以言宣。我心中一向維持着的價值觀念，最近尤其搖撼得厲害。年關日逼，歲暮的感覺十分強烈，想自己也有半年不會寫過詩了。有一顆大牙近日搖搖欲墜，卻偏不捨得拔除，一直折磨我的大概就是這種欲斷還續的暗痛。怔忡而成詩，題爲：『因爲我不再愛』。

---

我想我不再能寫詩  
因爲我不再愛

失去，獲得，甚至擁有  
都不重要

月落烏啼，霜並沒有滿天  
那祇是想像

多麼無聊的想像

據說，一顆星在天空劃過  
會使人想起

生命

死亡

甚至更空洞的字眼

以前我也這樣想過，現在不了

我祇是世界的一人

我祇能默負自己的悲哀

我沒有義務默負別人的悲哀

或虛構一些悲哀，壓駝自己的背

因為我不再愛，這世界

已不需要我的愛

也從來不會愛過我

我不會虧欠誰

誰也不會虧欠過我

然則我爲甚麼要寫詩

既然詩像多餘的語言

甫一出口，就消失在風中

(七九年一月十二日)





# 沐浴鳥

張瑞星

——致大竹

（在清晨的水中醒來

她發覺

浸沐在河裏的時候

羽翼便繽紛在風裏

像件件帆

散落在河上漂浮

像朵朵花

她聞到陽光的菊香

在漸亮的金沙河岸

她聽見自己的音聲

依然迴旋在沐浴之前

七情六慾天際大地邊緣

她是甦醒的流水冷冷

在一朵花葉墜落的寂靜間

冥思青山之後的草木山水

她終於看見新月的雨花中

赤裸的自己

像透瑩的星子拈露

墜落河裏

在清晨的水中醒來)

七九·一·十二·吉隆坡

艾文  
開籤

相士手顫顫地開籤

一層深入一層

小婦人底酥癢

然後隨手拈來把玩

一灘油膩的活口 噢呀喫

一座鮮紅龐大底戰略

緊密的搏擊終叫他無法抵擋

光濯濯底頭槍火淋漓

幌然是一池靜謐的山水——

小婦人唧唧嬌笑出浴其中

蕩蕩然搖搖欲墜

(七八年十月重修)

# 鬱

# 央泉

YAN XI MI YUANQUAN  
央泉詩

一陣鳥雀的啼聲

幾盞螢火

迷失在

樹林狂亂的舞姿裏

一縷潺潺的流泉

激起千年的青青苔痕

爬過

岩石悽冷的胸臆

疑雲 譯

Azizi Hj. Abdullah 著

# 失足

讀書，讀書，不停地叫讀書。不讀書就得去放牛；放不完的牛。玩久一點，就喊個不停。天一亮，就叫去沖涼；天未暗，也叫去沖涼。然後又是讀書，不讀書就得去放牛、照顧弟弟。玩久一點，鬼叫似的喊個不停。讀書、放牛、照顧弟弟。

莫感到很厭倦。讀得牛死也是這樣，一個字都記不起來，造句不通，算術每題都錯。

放牛更感厭倦。整天放牛能得到甚麼呢？最多祇是看牛兒吃草、大便、小便。久了就坐在枝頭上，咬着草兒，握着彈弓，等待鳥兒飛來，再不然就是漫無目的地吹口哨。但久了也會感到厭倦。

莫對這些都感到厭倦。他沒有機會玩石彈子，也沒有時間跟卡欣、杜拉、陳、拉、塞益幾個孩子捉迷藏。

其實，莫最喜歡用彈弓射啄木鳥、麻雀、黃鶯。莫喜歡用彈弓射樹枝、射嫩芒果。不然就用香蕉當靶子，練習射擊。本事好的話，正在飛翔的鳥兒也可以射下來。

可是，有甚麼辦法呢？讀書、讀書；不停地叫讀書。如果不讀書，就得去放牛。不是放牛，就是照顧弟弟；或者，最低限度也得去店裏買這個買那個。

莫沒想到將來要做甚麼事。沒有人告訴他將來可以做甚麼事，學校裏的老師祇叫他讀書。莫不是不要讀書；莫也像哥哥一樣地讀書。但哥哥六年級一畢業，就得下田去工作。工作回來又得去釣魚、賣魚，砍尼巴葉來編織亞答，到山裏去找樹藤，或者砍些柴來賣。

父親叫他讀書，要努力讀書。中午的時候讀起書來就要打瞌睡。父親說他去沖涼，沖了涼就去看顧水牛，水牛必須給他吃個飽，不然沒有氣力耕田。

下午，父親又叫他讀書。可是，父親不在家的時候，莫就從後門溜去；偷偷地跑到杜拉的家，把卡欣、陳和拉找出來，一同玩捉迷藏的遊戲。如果不捉迷藏，就拿着彈弓到樹林裏或村後去，找到了嫩芭菓，射它四五粒下來。

可是，不到半點鐘，媽就四處尋找他，叫他回去。回去以後，媽就問起放牛之事。有沒有給牛洗澡？洗了澡，就去照顧弟弟。媽有別的事要做，弟弟年紀小，媽不放心。媽怕弟弟掉進水井裏去，怕弟弟掉到水溝裏，怕弟弟被玻璃割傷，怕被螞蟻咬到。那時候該怎麼辦？媽的麻煩就多了。

那天下午四時，莫坐在門前的梯階上。還沒有穿上衣，祇穿上一條黑褲，一隻褲袋已經裂了縫，兩粒鈕扣也不見了；莫祇得用拉菲草縛住，媽不關心這些。

媽在廚房裏點水粉。媽的水粉已經用完了。莫自己也看到，架子上的水粉就祇剩下一點點而已。

弟弟在吵不停，媽也罵個不休。濕的水粉帶有酸味，但莫知道，乾了的時候味道很香。

莫正在做彈弓的膠帶。橡膠皮是從杜拉的破腳車輪胎上剪下來的，墊石子用的硬皮是從陳的父親的破鞋上剪下來。彈弓柄是用野牡丹的枝極做成，有如丫字形。

點完水粉，媽又去煮椰油。椰漿盛在盆裏已有一段時間了。半小時後，莫嗅到油炸的味道，很香。今晚的飯一定是用新炸的椰油和食鹽煮成的。莫可以跟弟弟吃個痛快。莫很喜歡吃，弟弟也都喜歡吃。有時爲了吃這種飯，大家爭吵起來。

媽不會把新炸的椰油一下子用光。媽會把它盛在瓶子裏，留待播沙月來用；祇有在急用時才取出一點點來用。媽從來沒有買過椰油，因爲自己煮的椰油已經够用了。

父親拉着竹筒從屋後經過。他赤膊着上身，祇在腰間圍上一條紗籠。父親腋下生着一團團的

疥癬，腋毛相當長，有的長達一兩吋，露出在外面。

父親坐在樹頭（即折斷了的樹幹上）上，手握着小刀，把竹筒削成小片。父親一面削，一面吸捲煙。

莫仍在做他的彈弓。他用力拉動幾下，試試它的能耐。彈弓做好之後，隨時都可以射鳥類，射芒果、射香蕉蕾。小石子裝滿一褲袋。

廚房裏，弟弟在哭鬧着，媽媽又打又罵。弟弟跑下來，哭了一陣子，過後就在父親身邊玩。

「莫沒有讀書？」父親問。

「剛才讀過了。」

父親不說甚麼。既然是讀過了，何必讀得那麼認真。讀多讀少還不是一樣，他記不了這麼多；不讀也好。

忽然，有人在叫莫。莫四下張望，但看不到甚麼人。

「莫！莫！」

莫搜尋聲音的方向。

「莫！莫！」

莫看到陳躲在一棵樹的後面。陳赤膊上身，頸間掛着一枝新的彈弓。陳向莫招招手；莫點點頭。

莫跳下來，他的褲袋裏裝滿石子。

莫要走的時候，父親問：「牛呢？」

莫指向屋後。

「綁好沒有？」

莫點點頭。

「祇想玩，書不要讀。」父親隨口說了一句。

莫跑到陳的身邊。今天下午無所謂：弟弟在父親身邊玩，水牛也綁好了，草也不愁缺乏。今天又是星期六，沒有上課。

弟弟要跟隨莫去玩。

「不要去！」父親喊道。

「現在要到甚麼地方去玩？」莫雙手插腰。

「到那邊去走走！」陳指向村子的盡頭。

「新做的？」莫問道，同時摸着陳頸項上的彈弓。陳點點頭。

「我的膠帶壞了，做過新的！」莫告訴陳。  
他們向前走着，東張西望，看看是否有啄木鳥、黃鶯。結果甚麼都沒有。那天下午，鳥兒好像都跑到別處去了。

莫拿起彈弓，射向天空。石子飛入樹林內，響起劈啪聲。有時候，莫向陳挑戰，看看誰能射中最細的樹枝，或者射落三片葉子。

「杜拉呢？」

陳搖搖頭。

「卡欣呢？」

「拉呢？」

「我沒有看到他們，也許他們去捉打架魚。」

陳說着就跳過一條生滿茅草的小溝。

莫沒有跳過去；因為他看到一條蜥蜴正在挖泥土。莫拉滿彈弓，瞄準牠，射了過去。姆指般大小的石子射在蜥蜴的頭上。蜥蜴搖動幾下，就死去了。

「你真行！」陳格格地笑。

莫感到很快樂，他跳過水溝；但跳不過去，跌坐在地上，屁股被茅草刺個正着。

陳哈哈大笑，莫滿臉掃興。陳怕得罪了他。莫的身體跟他一樣大，打起架來不見得會輸給他。莫不是很有力，怕他甚麼？同樣是三年級，力氣當然一樣大。

來到一棵獨立的老亞桑樹時，陳看到一隻黃鶯站在樹枝上。陳用食指壓在嘴唇上，莫明白他的意思。陳彎着身子走，莫跟隨在後頭；脚步很輕，連踏到茅草的聲音都未發出來。距離亞桑樹十碼遠的地方，陳拉滿彈弓；手一鬆，石子射中樹枝。樹枝折斷掉下來，但鳥兒尚未警覺，尚不知道生命危在旦夕。牠還在跳，在叫；也許樹下有蟲兒呢。



陳想再試一次，莫阻止他。莫做個手勢，表示自己要試一試；陳點頭表示同意。

莫把彈弓拉得滿滿的，閉起一隻眼睛，瞄準了方向；然後手一鬆。姆指般大小石子向前飛去，射中鳥兒。嫩葉片片落下，小黃鶯也跟着掉下來。陳衝向前去，莫緊追過去。

陳抽出小刀來，但黃鶯早已不能動彈了。牠的頭顱破裂，右翅折斷。

陳看看莫的臉；莫微笑不語。他感到飄飄然。

「你好厲害！」陳說着把死去的鳥兒拋掉。

他們繼續向前行。穿過茅草堆，沒有樹叢。不曉得甚麼緣故，那一帶地方長不起其他的樹木來。不過，在二十碼遠的地方有一棵高高的老檳榔樹。葉子長得不多，有一串嫩檳榔掛在樹梢頭。

他們加快脚步，來到檳榔樹下。雛鶯在「唧唧」叫，似乎在討蟲兒吃。

陳想射牠，莫阻止他。

「不要，有小鳥。」他說。

「管他呢！」

「不可以，可憐回憐牠罷！」

莫擡頭望了一陣子。在檳榔花串中一定藏有鳥窩。窩內有幾隻小鳥，莫不大清楚；但最低限度會超過四隻。莫這樣想。

「我們養牠的小鳥，好嗎？」莫插着腰問。從他的臉色看，他是多麼渴望獲得這幾隻小鳥。

雛鶯並不難養，祇要在雞毛末端蘸上數粒濕米，小鳥兒就會張開嘴巴來。

「不想養？」莫再問一遍。

陳搖搖頭。

「我不要，你自己養罷！」

「怎樣捉牠呢？」

「爬上去！」

「樹身太斜，很難爬。」

「用繩圈。」

「嘿！我不敢！」

「我要養！」

「那麼你爬上去罷！」陳催促莫。

莫再次擡頭看，聽到雛鶯「唧唧」叫的聲音。莫真想把它們捉下來。莫的腦子裏看到了小鳥在沙莪葉內「唧唧」叫的聲音，弟弟高興得跳個不停。他到學校去上課時，弟弟會餵小鳥吃東西。

「你要答應我！」莫看着陳的臉說。

「答應甚麼？」

「如果我父親問起這件事，不要說是我爬的，就說你爬上去捉好了。」

陳點點頭。

「你不要一兩隻？」

陳搖搖頭。

莫把彈弓取下，兩個手掌心互相摩擦數下。接着他綁緊褲袋，把褲袋裏的小石子都倒出來。他再次擡頭，好久好久。檳榔樹已經老了，樹幹又高又瘦又傾斜。莫估計，他的體重不會造成檳榔樹幹的折斷。何況那天下午又沒有大風，如果慢慢地爬是不成問題的。

「快點爬罷！」

莫三心兩意。不知道能不能爬到檳榔花串的地方？能不能爬上二十餘呎高的檳榔樹？如果不用繩圈，能否爬到鳥窩的地方？不過，以往幾次，莫都不用繩圈。爬到鳥窩的地方，不會花很久的時間。取下鳥窩，然後滑下來。滑下來要比爬上去容易得多。

「快點爬罷！」

莫猶豫不決。站在樹枝上的母鶯給嚇跑了，「唧唧」之聲響個不停。

「爬罷！」

莫吐一口痰在手掌心上，接着向上一跳，兩隻腳夾住樹幹，右手抓住樹身，左手按在腋下。就這樣莫一搖一擺地爬上去，有如猴子似的快捷，一點也不覺得辛苦。這樣的爬法，陳從來沒有試過。這種爬法不會摩擦到胸部，不會感到吃力。

陳站在下面看。

莫每擺動一次，檳榔樹就搖擺一下，一兩粒的熟檳榔紛紛掉下來。莫爬得越高，檳榔樹幹

的斜度也越大。

「莫！」

莫向下望，陳在替他擔心。因為爬得快，莫快要到達檳榔花串的地方了。鳥窩近在眼前。轟地，母鶯在莫的頭上盤旋着，「啣啣」之聲叫個不停，母鶯想啄莫的頭部，莫不理牠。鳥窩幾乎伸手可及，莫尚不知道檳榔樹幹的斜度已在擴大中。

「莫！牠的母親……」

「不要射牠！」莫叫起來。

「莫！樹幹……」

莫再爬上一步。可是，當他的手觸及鳥窩時，樹幹的上半截突告折斷，莫緊緊地抱住樹身。

「莫！」看到了上截樹幹即將倒下來，陳不禁喊起來。莫緊緊地抱住它。裂痕逐漸擴大……

「莫！」

莫放棄即將到手的鳥窩，裂開的部份出現一根根利如鋸齒的木刺。

莫一時不知所措，向下滑下來。可是，他的屁股剛好插在尖利的下半截木刺上。

「莫……」陳尖叫起來。

「爸爸……」莫使出全身氣力喊了一聲爸爸。

「莫……」陳整個人嚇呆了。鮮血從莫的肛門內噴出來，又沿着樹幹流下來。

「爸爸……痛死我……爸爸……」莫哀聲哭叫，聲音仍很宏亮，雙手不住地擺動着，想抓甚麼似的。

「爸爸……痛死我……爸爸……」

陳感到恐慌，莫不停地求救。肛門內的鮮血狂噴出來，一些鮮血已流到根部。

「爸爸……痛死我……爸爸……」

陳拔足狂奔，他使出全身氣力，跳過溝渠、跨過木樁、踏過茅草。來到莫的家時，陳已是上氣不接下氣了。

「怎麼了？」莫的父親問；他正在削竹片。

「莫！」陳說了一個字就接不下去。

「莫？爲甚麼？」

「他……他爬上檳榔樹，樹幹斷了。」陳勉強把話說完，接着就跑向來處。

「壞蛋！頭皮得不像樣！」父親破口大罵；接着也匆忙站起來，跟着陳跑。

莫的母親也撇下孩子，跟在丈夫的後面跑，其他的孩子可以暫時撇下來，先救莫要緊。

莫的父親跑得很快，可是仍跟不上陳。莫的母親也追不上他們。他們跳過溝渠、跨過木樁、踏過茅草……

「我的天！」看到莫的屁股插在樹幹上，他們再也跑不動啦。

「爸爸！痛死我！」莫在喊痛。

「我的孩子！」莫的母親靠在丈夫肩膀上哭起來。

「爸爸！救救我！爸爸！」

莫的父親不知如何是好，他整個人給嚇壞了。血仍在狂射不停，莫的整個屁股都給鮮血染紅了。剛才仍有氣力叫喊，現在已氣若游絲。莫整個人癱軟在樹幹上。

「孩子的爸呀！我們的孩子，莫……莫……」莫的母親拼命地喊，抓住頭髮，人也幾乎快暈倒下去。

莫的父親更焦急。想把檳榔樹砍掉，又怕莫從上面摔下來。莫本來還可救治，這一摔恐怕會給摔死的。爬上去嗎，誰能够爬上去呢？這麼瘦的檳榔幹如何爬得上呢？莫已經失足了，何況是老年人。

「孩子的爸……快……快……」

即使能够爬上去，如何把莫拔出來又是一個問題？

「陳！」

陳嚇了一跳。

「快去叫村長來！快！」

陳拔開脚步，任何東西都擋不住他的去路。不管踢到甚麼，絆到甚麼，村長必須講來。

「陳！」莫的父親大聲把陳喊住。

陳立即停下來；氣喘吁吁。

「叫村長帶槍來！」

陳點點頭，繼續向前奔跑。

「孩子的爸，快把那棵樹砍下來吧！」

「妳瘋了！」

「不然怎麼辦呢？莫相當危險！」

「等村長來再說罷？」

莫的母親像一個瘋人，她抱住滿沾鮮血的樹幹，她嗅到血腥的氣味。

「莫！不要！莫！不要死！」

「莫不會死！」

「莫不要死！莫！莫！不要死……」

遠遠的，他們看到村長背着槍一搖一擺地走過來。陳跑在村長的前面。

「甚麼事？」村長氣喘吁吁地問；他把槍取下來。

「莫插在樹上，你瞧！」莫的父親說。

「村長！請幫忙……請救救我的孩子！」莫的母親哀求道，她的身體已被莫的血液染紅。

「我的天呀！」

「村長！」莫的母親搖撼着村長的身體。

「該怎麼辦呢？」

莫的父親低下頭來，眼裏瀉着淚水。莫不再叫了，莫不再動了可是莫的父親相信，莫還沒有

死。

「把它砍掉罷！」村長提議。

「不可以！村長！」

「爬上去！」

「樹幹會斷的！」

村長一時作不了主。他不忍心看到莫的身體這樣地插在檳榔樹幹上，凝固的血液幾乎使他暈過去。這是殘忍的折磨，村長心裏想。

「村長！」莫的父親抓住村長的肩膀。

「甚麼事？」

「村長！請幫忙……」

「請幫忙，村長！請多多幫忙，村長！」莫的母親也附和着說。

「村長！請……請開槍射他下來！」莫的父親作出最後的決定。

「村長！不可以！」莫的母親抓住村長的肩膀。

「請幫忙！村長！開一槍罷！」

「你瘋了！」村長厲聲喝道。

「請幫忙，村長！開槍射他下來罷！」莫的父親哀求道，態度很認真。

「不可以！我的孩子會死的！」莫的母親阻止他這麼做。

「砍掉它罷！」村長提出意見。

「不可以！」

「不然，就爬上去罷！」

「不可以！」

「那麼該怎麼辦呢？」

「開槍！開槍罷！村長！」

「不可以！」

四五個人圍攏上來；他們也想不出解決的辦法。有的提議把檳榔樹砍掉，有的卻表示反對，因為這祇有加深莫的痛苦。有的提議爬上去，可是沒有人敢爬上去。

即使爬上去，也祇能加速樹幹的折斷。

「村長！」莫的父親叫起來，突然從村長的手中奪過槍來。

「不要！孩子的爸！」

莫的父親管不了這許多，最後的痛苦是無可避免的。

「不要！」村長嘆道。

莫的父親推開妻子。村長企圖搶奪槍枝，莫的父親也把村長推開。其他的人尙來不及伸出援

手，村長的槍響了一聲。

子彈穿過莫的身體，祇流出一點鮮血。莫的身體軟下來，但仍垂吊在樹幹上。村長呆住了，莫的母親呆住了；其他的人張大嘴巴，睜大眼睛，都嚇呆了。

莫的父親猶有不甘，再次舉起槍。現在祇剩下一粒子彈。他板動機關，「砰」的一聲，子彈又穿過莫的身體。莫再也不能動彈，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空氣頓時沉寂起來。莫的母親已失去理智，村長顯得很頹喪。莫的父親所作的決定，實在令人震驚。莫的父親流不出眼淚來，他把槍放回村長的身邊。這時有一個人拿着巴冷刀走過來。莫的父親接過巴冷刀。

所有的人都僵住在那裏。莫的父親走近檳榔樹下，揮動巴冷刀。不久，檳榔樹倒下來了。

莫的屍體跟着檳榔樹倒下來。村人都圍攏上來，捉住莫的肩膀，但不忍心把莫的屍體拉出來。「放心去拉罷！」莫的父親說。

其他的人仍不敢動。

莫的父親有如一頭發瘋的獅子，把插在木刺上的屍體拉出來。大大小小的木刺沾滿莫的血液。他抱起莫的屍體，莫的血液沾着他的汗液。他緊緊地抱住莫的屍體，淚水從他眼裏流出來。村人扶着莫的父親，村長頹喪地移動脚步，走在最後的陳不停地揩眼淚。

一對黑頭黃鶯在他們頭上飛着，發出奇異的鳴叫聲。莫的父親擡起頭來，眼淚滴在莫的屍體

上。



洪泉短篇小說2篇



# 草坪上的鳴聲

常玉想畫黃昏草坪上的運動；明天這個時候的陽光會不會像現在，他許久無法動筆。

早上。我今天很忙。常玉接聽慶齡的電話。這次專題太要命。她沉默一下子。我很想去看看你。他沒說甚麼就放下電話。

慶齡如果現在坐在身旁，她會快樂的。報館催稿使她煩惱，來這裏過半天也會愉快。暫時忘掉那些東西。常玉比劃着手勢告訴她。陽光充足的黃昏。常玉希望她來這兒，但，又不願慶齡現在來，他想要獨享整個日子揮別的手勢。日落西山。寂靜和喧吵。

飛機由石板村上空飛向機場，草坪充滿翻騰的呼嘯。一羣年輕人拼命追逐足球。常玉無法拒絕這暮一眼望盡的景色：飛機和年輕人，還有那遠遠的山。夕陽明艷的亮着，把陽光普遍塗灑在草坪上，浮動在山與薄氣之間；飛機和年輕人和陽光一樣嘩喧。

陽光使樹陰向東移，常玉在陽光的樹下盤腿坐地。一本速寫簿鋪蓋於兩腿間，陽光斜斜的輕視它。他注望山，看看面前的簿子，沉思在山和陽光裏。薄薄的氣氳和白白的紙面，鉛筆輕輕的在紙上拉出一座遠山，淡淡的，像明天一樣，沒有依戀。接着第二座山，第三座山，第四；不像是一座樹林，山沒有完整的山，祇有斷續和重疊，把樹林都壓匾了。見不着山

上的樹；不是見不着，是無法分清出哪一堆顏色。樹林木。山下有叢堆，不像是一座樹林，它千年來都負擔着山；千年雄偉的山，讓衍生不斷的樹來托撐。山沒有完整的山，祇有昂裂的精力和斷氣神遊其中，斷續或重疊，把樹林都壓區，接着矮叢林，矮叢林下鋪席草坪到跟前。常玉沒把草坪畫出，叢林以下一片空白。現在，年輕人仍在激烈的爭逐足球，又一飛飛機帶着吵聲掠空而去，有幾隻鳥由矮叢林中似乎驚掠飛起；或要歸巢，無聲無息的翔落在另一處矮叢林中。鳥翔暉照，常玉看的清楚，帶着翼光點點於夕暉晚訊中禪落，但不知是甚麼鳥，或許是八哥或許是麻雀。

有幾隻麻雀停留在他的面前。有一個影子停留在他身上，慶齡站在他身旁，笑盈盈的看他，常玉顯得吃驚。「想甚麼入了迷。」常玉擡擡頭沒有回答。「我以為你到山上去寫生。」慶齡說完連續作深呼吸。「妳怎麼來了？」常玉聽不到回答；前面跳躍的麻雀吸引他，他仔細的瞧，像昨天他看過的幾幅水墨畫，不同處祇在於畫上的麻雀的脚和身體在比例上是粗大了，或許是爲了支持五臟。他想。麻雀飛走。

陽光照在常玉不健康的臉上。

「我不知道怎樣結束那篇專題稿。」

常玉不作聲，他用憐惜的眼光看她，瞧着她疲乏的神情，這到底不是件輕鬆的工作。慶齡親視他的速寫簿。又遠眺這份景色，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在她臉上雲遊。常玉捕捉她臉上變幻的陽光，縛束的頭髮在腦後擺動，他抓不住感覺，是馬尾輕掃或是引誘，引誘他捕捉一襲疲倦的衣衫，還是她浮動喜悅。使人迷惘。她給人的印象是屬於另一個人，朋友都這麼說，對於他想塗繪的這塊色彩，更加捉摸不清；風后或或力牧，他能漸漸地無法常正，祇看看她忙碌後的喜悅，他能分享到這份喜悅。她會知道的，兩人之間祇有分享而不是共享，因爲他們之間隔着一片綠洲，兩人各據一處。他點頭，她微笑，微笑的眼神就像站在鏡前，注視自己心愛的窗子。

「遲點沒有巴士回市區。」

「我明天要交稿，今晚我在你這裏過夜，讓我想——」

「妳老是讓別人的觀點來結束……」常玉發現到自己高聲講話，像個佈道者，即忙住口。

這不是爭論時候，而且說得多餘，她成熟的體態已包蓄着她的決定，豐滿的肯定一切。慶齡疑異他怎麼不說話，睨他，眼裏泛起笑意。

「哦，遲點沒有巴士回市區。」常玉又說。

「你知道，上一篇稿引起很大的爭執。」

「亦已用亦的良心告訴大家。」常玉沉默，望山；沉思一會，看他的速寫。「夕陽下山，永遠靜止無聲。」輕輕的口語，毫無調子。

「他們爭球好激烈。我想今晚我能把稿結束。」慶齡沒有注意他說甚麼，祇感到興奮；猶疑不決的事能在他面前決定下來。

慶齡坐下來，坐在樹下的斜陽裏，坐在常玉的身邊。盤腿。把手中的皮包和記事簿、信封放在腿上，常玉看她的土黃色皮包和褐色的筆記簿和一個褐色的大信封放在籃色的褲腿上；豐滿感人的大腿。他感到陽光使他的皮膚炙灼。慶齡伸頭來看他的速寫，頭髮的氣味刺激他，他想輕撫，移動的手把速寫簿稀到她腿上，你的頭難開他胸前。聚精會神，像在審查自己寫作前收集的資料，偶而回頭看他，為甚麼她眼中的那一泓笑意不減。

慶齡翻開速寫。

「你還沒畫好。」

剛才畫的山。「已經完成了。」

「你變很多了。」慶齡注視他，那一泓笑意未減。「以往你不是這樣子生活，是不是健康影響你，我越來越說不出對你的感覺。」

「亦想瞭解還是莫名其妙！」

「兩種都不是，你以往那種肯定的，抓實的衝動使我們嚮往，不是你生病之後變得虛妄，隨心所欲，我很爲你當心，我喜歡……」

常玉望着她的嘴，仔細傾聽，一個女人的嘴的確使人傾心，濕潤的嘴唇和舌頭，誘惑來自這豐滿的沃區，一個男人無法拒絕從這兒播送出的芬芳。一朵花除了香味之外，另外給人採摘的是花的實體，實實在在的軀體，甚至剖它，分析它，爲甚麼它擁有這麼多使人迷惑的靈魂，人，想要佔有這靈魂的根源，充實自己在別人面前的誇耀，以前，他是這種行爲的使

者，他遺悔，遺悔在這種追求行爲之後所收穫的成績，一片不堪入目的狼藉，再也無法重整花容、豐潤和欣悅。雖然沒有希望保留到明天，卻能使他想到存在。就像露珠未乾前散步所見。哦，牽牛花，在井邊。那麼的滿足和自怡。慶齡給他的感覺如此。她誠懇來自內心，不是爲了已經認識他或爲了保持兩人之間的友誼，用語言和行動緊握着兩人的距離，或者掌握或者遷就另一方，他們兩人都不須要，兩人各站在面前生活，從對方的身上倒映着相對的影子，就是這麼簡單，有時候有爭執，也祇是想擺脫影子而已。兩人常想到自己罩在微妙中。沒有戀愛，也不是友誼，像兩棵生長在一起的樹，分享着陽光和養分，風來的時候磨擦一翻，又生長在蕩蕩的氣流裏，滋養風彩。

慶齡看他老是在望着自己的嘴，自己都痴呆了，話都說不出來，看着常玉，他笑了，「妳的嘴甜得使我着迷。」

「胡說八道。」慶齡隱瞞嘴唇。

「如果是以前，我們沒認識以前，我會想要佔有。」

「不正常！」

「誰說的，很正常，祇是妳不是生活在我的圈子裏。」

「我看，你有時候在逃避甚麼？」

「沒有逃避。」他搖頭，頭髮在陽光中飛舞。「當妳知道事情在我環境發生的原因，妳會忿憤，我以前衝動，現在讓衝動潛在。我不惹狗，狗卻拼命張牙舞爪，製造糾紛，我不想行動，讓它潛伏，我打不着牠的，當它咬噬時，我無法抑制，它就流血了。我要一棍敲下它咬我的頭顱，一羣狗，我沒有逃避。正如我面對畫布一樣。」

「有時候我發現你很麻煩，我不願和你絕交是這麻煩。以前我愛一棍打下頭顱的人，可是你卻逃避糾紛，恐懼打下的後果，結果不敢打下。像你現在一樣。」

「是嗎？有的人在衝動之下打一棍，有的人在思考之後舉棍，不敢舉棍，他們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解決後果。祇有忍無可忍的人才舉棍。」

「不對，思考的人。」

「我贊成妳的說法。」

「我講的沒錯，你逃避眼前的一切。」

「我沒有逃避。」

「還說沒有，你看看。」慶齡指着速寫簿。「山上沒有雲朵，山下空洞洞，可是現在有陽光和生命。」

「有，這一切都有，都存在，在眼前，是不是屬於我的！我們的。好罷！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擁有它嗎？明天，明天還有這一切，但是，我們在像沒有明天。」

「誰說的，我們明天有發展。」

「發展？有沒有定論？」

「這——繪畫和文學有定論嗎？」

「亦玩政治語言還是抽象把戲，繪畫和文學不能用發展這名稱，如果要的話，我想——我想不起一個適當的名詞，哦！應該叫衍演罷！」

「好罷，就以文化衍演來說，難道衍演沒有明天，沒有明天，如何衍演，你自己說的，衍演，很好，明天還有明天，都是偉大的日子，你要否定它。」

「明天，明天的繪畫和文字，明天『衍演』出來的繪畫和文學，哦，有的，還是用妳的發展罷，我想，還是用發展罷，發展文化，發展文化特色，多麼着白的獨奏。獨奏着自我國家民族的協奏曲，美麗的悲哀，孤獨的樂器，對於我們的明天，妳走進文化的街道上，看到的都是布置的金碧輝煌的單面風景。」

「美麗的風景，難道街道的文化不能沿途發展嗎？你太豈有此理，有時候使人生氣，莫名其妙，口號是人喊的，在臺上，報紙上，街上都行，難道我們在明天失敗了。」

「失敗是注定了，失敗是注定了，給我們的昨天快樂的人們花掉，當掉，贖不回來，就如我本來是應該生活在快樂的環境裏，我可以利用家長久以來儲蓄着的便利振作，可是，它卻被我的——一些卑下的族人一分一分的剝削，連血帶淚被人取走，殘踏唾棄，連自己擁有的皮肉都要出賣，多可憐的家人。」

「你的家人和現在有甚麼關係。」慶齡生氣起來，「越來越離譜，有時候說話都被你牽着走，氣人，文字和繪畫和你的家人他們有關係，你想渾水摸魚，大談你家族的繁榮更。」

「不是，不是。」常玉皺眉，似乎後悔談到家人。「我的意思是說，我假如有好一點的背案，現在我不會這麼艱困，想想，發展一下自己的才能，理想，都寸步難移，移一移，現在當我舉步時，我就想到我有沒有權利，碰壁使我無能，明白……明白嗎？」

常玉接着不斷咳嗽。

「你應該去看醫生。」

「應該去看醫生。我知道。」

常玉喘氣，慶齡輕拍他的背部。

「我直爲你擔心，你從年初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健康。」

「不要緊的，人可以適應環境。」

「但卻像一隻籠中的鳥。」

「哦！妳還記得這句話。」

「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你說的，我還記的我們那次談你的理想，談民藝。」

「民藝！噢，不要談它，你還是走罷，遲一會沒有巴士回市區。」

「你別老叫我走，我來的時候才打電話回家，通知今晚我要在朋友家收集資料。」

「他如果知道妳跟我在一起，他會怎樣？」

「別提他。」

常玉伸手擁慶齡的肩膀，慶齡掙脫他的手臂。

「你可以試試寫小說。」

「寫妳！」

「寫我？」

「幾度夕陽紅！」

兩個人笑起來。

常玉望望山，遠山，遠山已變色，變沉深暗，第一座山被第二座山的反光映的灰沉，第二座被第三座山映得深沉，第三座山暗下來，樹林陰沉，矮叢林在草坪的那端，叢頂泛光，山頂上有一顆紅夕陽，漸漸下山。林間更暗。草坪也逐漸消失光明，將會暗下來，黑暗將要

罩住這塊大地，罩住矮叢林中的鳥兒。飛機在灰暗中轟隆而去，或許會驚醒雛兒。其他都會在黑暗中等待或死亡。

「我說，慶齡，我說山把樹林壓扁了，變成矮叢林，祇有矮叢林才能把夕陽光攝到最後一分鐘。」

「好，我寫一篇『草坪上的鳴聲』，妳，我和這一切，還有所有的故事。」

「你會失敗，寫出來空洞無意，沒有人要你這篇東西。」

「爲甚麼。」

「像這個。」常玉用另一張紙，快速的在紙上畫山和樹和矮叢，又快速的用鉛筆把這一切都塗暗。「就是這樣。」他說。

「我不明白。」

常玉把兩張速寫並排放在地上，指着祇有線條的第一張。「這是象徵，塗暗了也是象徵，但是，第一張是隱喻，蛇隱，第二張是明喻，是橫眉，你採用第一張沒人瞭解，第二張沒有人會想到高興。你會失敗。」

慶齡沉默了。

忽然間，常玉想到周圍了無聲息，明亮的陽光也不見了，擡頭望頂上的樹，黑壓壓，一刻之間，一切都變了樣，沒有亮光和聲息，他看慶齡，她在身邊默默的望着他，似乎不再有聲音。多麼無常。他遙視草坪沒有人，有鳥兒飛掠過，匆匆飛掠，夾帶着鳴叫。遠處的機聲漸響，蓋了鳥叫，又一羣飛過草坪，像水波上的掠禽，聽不到鳴聲，飛機騰空掠過，山和樹林渾成一色。

「我們回去做晚餐。」

「常玉。」

「……」

「我多希望能過你這種生活。」

「慶齡，妳會後悔認識我。」

「不會。」

「當妳像我這樣時，妳會覺得妳像那一羣鳥，嗚叫時吼聲接踵而來，黑暗也來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明白沒有用……」

「那一羣鳥，我沒法飛渡……」

常玉忽然笑着搖頭：「明白也沒用。」

「爲甚麼，你又諷刺我。」

「不是這個意思，妳明白，妳丈夫不明白。」

「不要提他。」

「事實在我們會是幻覺的。」

「不要提這些事。」

「妳不要忘記他！」

「我都很好。」

「我不認識他，當妳沒有興趣工作時候，他能養活你。」

「不要說這些。」慶齡靜靜的走着，「我後悔認識你。」

他們走在回家的黑暗路上。

七八年八月吉隆坡初稿  
七九年一月星加坡重寫



## 蛇隱

常玉在寫給慶齡的信中告訴她，在空閒的時間裏，帶着寫生畫具到附近山丘眺望和寫生，或在園子後畫風景素描。

黃昏。夕陽從他和女孩身後的樹林梢上跨過，長長遠遠的遙灑光輝。一片茅草上，矮叢和蔓藤上都沾滿光輝，沒有甚麼事物比這情景更能使他興奮；那一顆顆靈光不斷的擺動和跳躍，在他心中燃燒着不熄的火燄，在自然中不斷的燃燒，他感覺到愛情未能如是的果敢。如果那是愛情的話。這片草原多麼清晰而顯現，沒有東西可以比這更使人滿足，多麼安靜的風景，一片蕪野荒涼，面對這一切；沉沒在昏鴉情緒裏，這些賦人一種無可言喻的生命。不管陰影還是亮處，都佈散着豐富的世界，一切都生動可親，一片葉子或一顆陰處透入的陽光。使所有地方都沒有幽冷的深淵。他已經沒有明亮的顏色，祇剩下木板和刻刀，利用黑色和蒼白，顯現他心靈深處的渴求。

常玉常曠課，到處找工作賺錢。現在，他在這園子工作，暫時的；幫助一個老人家養豬，過些時候他將去別處，雖然他急要回美術學校上課，但爲了日常生活費用，時常曠課。這些都不要緊。他告訴自己。這是他自己永遠對着理想的責任，對自己信心的決定。

你幾時又回學校去。他身邊的女孩問。

常玉沉默着望草原遠方的山丘，開始落葉的時期了，山丘上的橡膠樹葉變了顏色，金黃的把山丘塗上一筆一筆的金黃，和山丘斜坡剝了草的土地相映，紅色的土丘，戴一頂金黃帽子，是滑稽却是無常，是大地戀情的燃燒還是蒼老，這些都使他盪動，搖擺着，他的生活好像不需要着落，如果想安穩下來都沒有這種地方使人駐足，像風中的葉子那樣子，隨時變故，有着綠色的青春，過着金黃燃燒的歲月，卻無法分享每一日公平的陽光和養分。有人進學校有金錢、有前途，還有不同的背影顏色呈現，而我呢！他想，明天他還要到豬欄去爲牠們沖洗，牠們擁有安全和有保障的時代，他爲牠們勞力，得到三餐和一點可憐的錢。回去上課，已過了一小段學校的日子，又沒法繼續下去。

我想離開學校。常玉閉起眼睛，拒絕眼前的光輝。身邊女孩吃驚的看他。

……慶齡會說過；我不應該刻意要找一些事端來瞭解你。……

和這個女孩子相處了一段短短的日子，在他心目中她不重要。她想，明天他會走。

……慶齡不知在那個時候曾經讀過這段文字，秃枝上又有新綠。她去給他的信中引用，誰能瞭解你在樹身裏生長的過程。……

是的，他是朋友。女孩想。一個使她無法認識的朋友，開始的時候她不清楚爲甚麼一個看來不粗俗的傢伙會來養豬，會來這偏僻的小地方。和那些嘴角咬香煙駕摩多的傢伙比起來，他不是一個青春活力的男人，他沒有一架鬼叫的摩多使他鬼喊着馳下山坡。飛車好漢。他蒼白的臉，乾燥凌亂的頭髮，但不是那羣人的醜臉，老是要吸引女人。有時候他把頭髮當中分開，不是粗魯的樣子，他來店裏買東西時，選擇一回，問價錢又想一下，最後買最便宜的快熟麵走了，幾天後他又來買一些，他手中拿一疊紙，還有鉛筆，她和他談話，知道一些事，一天，她送貨來這裏，看到他。她明白了。從小說裏得到的印象。每次都來看他畫，時間都是黃昏時候。

爲甚麼不接下去。

沒辦法。

她奇怪這句話，學習沒辦法。不是這一回事，對他太多的幻想，一個神奇的人物；在

他心中不會有我的存在，因為她感覺得她沒有他具有的一切，或者擁有他一點點形象。他說話，常使她不明白。太吸引人，那種語言，不得不去追究他說話的意思。他說的都很抽象。她這樣告訴她的朋友，誇耀的神彩在她臉上浮動，於是她的姐妹都在尋找她口中傳來的某種意義，他是一個怪物。她們都傳說。像電影一樣，神秘而傳奇，不然他怎會到這種地方來養豬。體驗生活嘛。她在父親面前爲他辯護。現在，不同學校上課，是了，她想，天才有他自己的成功方法，很多有成就的藝術家和作家都沒有好好的進過學校。她歡悅，她遇到一個她心中想唱一首歌給他聽的男人，但她知道，他會不喜歡的，他的大部份時間都在紙上亂塗，很孤獨的失落一旁，沉思着甚麼的。對着一片茅草也是如此。父親今天說他是沒有志氣的人，窮得不像樣，每次都買幾包快熟麵。她不信任父親的話。

我想，你一定要回去做一個畫家。

畫家？

他的眼神憂鬱而奇異。

有志者事竟成，鐵釘磨成綉花針。

妳跟你爸爸讀過書？

老師這樣告訴我們的。

小時候？

嗯。

妳有無憂無慮的青春。

我們去看『綠色山莊』，張艾嘉主演。

謝謝妳，我今晚要做一些事。寫一封信。

情書。

常玉討厭她臉上的笑容。

不，一個記者，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訴慶齡。常玉似乎自語自言。

陽光把樹影步步逐漸拉長，茅草叢中有麻雀飛起。常玉拾一塊泥土拋入叢中，驚起一羣麻雀；和一陣啁啾。接下來一陣沉靜。風把茅草吹得飄搖自得。他在搖曳中出神，髣髴在他

的精神裏震動。是草動還是在他虛情裏顫抖。忽然，眼前的綠色和陽光都失落，東西在動，捉摸不定，每一件東西都明亮，虛無的像在睡眠中掉入深淵，無法掙扎，也無法顫動。

你有很多書，是嗎？

常玉沒有聽見，似乎有一種聲音在黑暗中湧起。

喂！你在想甚麼？聽不到我說話呀！

醒過來的人說：妳說甚麼？

沒有說甚麼？

她從他的眼光中退縮。

妳也喜歡這地方。常玉不自在的尋找話題。陽光逐漸的冷下來。

我從小在這地方長大，有甚麼喜歡！

我覺得這裏很好。

你是畫家，當然會欣賞。

他心中有一團火燄升起。這個女人，已經不小的女人，真是無話可說。

許久。

你甚麼時候會回去。

我覺得這地方很好，很靜，我想住下來一段時間，不想回去了。

不想回去了。

她眼睛忽然狂喜的張大起來。

這裏真的這麼美，教我欣賞，好嗎？

我不知道怎樣告訴你。

你能夠的，你不願教我。

常玉沉默。

祇要妳去愛它們。他說。

愛……

草叢一陣波動。草間索響。

蛇。她驚叫起來，一定有一條大蛇在裏面，快走。

她站起來拉常玉。不要緊。他說。妳先走罷。

草叢波動於遠處。

我不愛這地方。

妳走罷！

你……再見。

他逃避這些無味的話題。確實。他在逃避一切。他會寫信告訴慶齡。我隱藏起來，像一條蛇，當它在伊甸園中闖禍之後，它逃避到林中和野草叢裏。我是一個不面對上帝的人，假如你信仰祂，就是不信任自己，現在我像蛇一樣不想像祂，因為我信任自己，還有這片風景的顏色和生命力。有人要我教她欣賞這片風光，我無法告訴她，她不如妳，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苦，無法得到高貴的教育，祇能背誦幾句成語。所以無法領略她生長的土地的真實，在生命裏，我記得妳在我的一張速寫上這麼寫上勞倫斯的話。保羅向莫蕾安這麼說：是因為裏頭幾乎沒有陰影，它更閃亮，好像我畫的是葉子裏和各處的閃亮的原形質，而不是僵硬的形狀。形狀對而言似乎是死的，祇有這種閃亮才真正活着，形狀是死的外皮，閃亮才是真正在裏面。……她能領略這裏面——故鄉的真實嗎？閃亮的感情，而不是僵硬的形狀。……

慶齡比這女孩更瞭解他，她的信永遠比常玉的想法更使他隱藏自己。

## 衝突

烏豬從冷氣的人事部走了出來，手中握着一封信，臉上直冒着汗，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就不清楚他呢喃些甚麼底。他手中握着的可不是甚麼問候信，升級信，情信，請帖，而是……。雖然剛才逗留在冷氣室裏有半個鐘頭多，但冷氣卻冷卻不了他心頭怒火。早上來工作時他的心情可是愉快的哦，一面胡亂的吹口哨，一面掃地。忽然傳來一紙命令，說人事經理要接見他，好似小學生第一次要走進校長大人的辦公室，烏豬緊張不安起來。他撇下掃把，心中想：驚甚麼驚甚麼驚甚麼，就逕自向着人事部走去，推開門，冷氣向他沖來。人事經理似笑非笑的請他坐下，烏豬便沒有禮尚往來的說聲謝謝就拉開椅子不客氣坐下來，面對面着。人事經理訓了一大堆話。腦中一直戒嚴着，便無一字句能慷慨的攻進烏豬的腦中。當人事經理打開那封上星期烏豬交回給他的解釋信。想獲知問題之答案底，烏豬屏着氣，豎耳以待。談起那封解釋信，也是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很多口水才找到了會計部的李先生替他捉刀。由他口述起來，他講得非常動人，頗有辯護律師在法庭上想推翻原案的模樣。當那位替他捉刀的李先生用福建話宣讀那封信時，他洗耳恭聽，怕漏掉了其中一字句，會有很多損失的樣子。信中內容大概是這樣子：陳亞炎先生，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二時十五分，你

被發現躲在 Staff Room 睡覺，衣冠（uniform）不整，觸犯了公司的規則。本人要求你作出解釋，限你三天內把信交來。餘者略。捉刀的李先生一面不停的發問，一面忙碌的速寫着，追着烏豬講話的快速度。很有充分理由的樣子，據他向李先生解釋，那天實實在在身體不舒服，全身發熱，傷風，頭又痛，所以逼不得已，祇好到 Staff Room 去休息，那時他的眼睛可是睜開的，並無閉起眼，所以 *inada* 算是睏。他接着笑問李先生：有人開着眼睛的莫？李先生以笑回答他。他非常滿意自己的「口供」了。O. K. 好了。大功告成。烏豬鬆了一口氣。然後手快速的從褲袋中掏出 Gold Leaf，遞上一支給替他捉刀辛苦了的李先生，非常客氣的報答他的恩惠。李先生受之無愧的把煙放進口中，烏豬劃了火柴，火急的向着那支煙點去。李先生吸了一口煙，然後告訴他明天就可以 *type* 好了。他很滿意的望着他走遠，才自己點起一支煙，心總算搬離了一塊大石頭，心頭也實在輕了很多啦！

但是當今，當今他的頭可大啦，接着這封寫着判詞的信，好像寫小說的要結局愉快收場呢還是悲劇完場，手足無措起來。為甚麼他知道信的內容呢？因為人事經理早已一清二楚告訴他，他說（信中說）：我對於你的解釋不感到滿意，因為有充份證據顯示你那天下午是睡覺。不論你是生病感到不舒服，都不可以睡覺，因為這是觸犯了本酒店的條規。我原諒你第一次犯錯，所以讓你停工三天，從十二月廿二日至二十四日。我已通知會計部扣你三天的薪水。

烏豬垂頭喪氣的走向工作，拿起掃把工具，向着總經理辦公室走去，這時候才早上九點多鐘。他憤憤的吐了一口水在地上，但是烏豬心中越積越多的冤氣可吐也吐不盡啦！

阿寶洗抹完了一號病房走了出來，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她真想作嘔。剛才那病人嘔了一地的穢物，她見怪不怪的用布抹了起來，祇是不能忍受那一股腥臭加上藥液的味道。他呼了一口氣，吸進的祇是有藥味的空氣。她用手掃了掃額上豆大的汗珠。肥胖的身體泛濺着汗水。心想着該整理那間病房的時候了，想起之後就提快了脚步走去。手中拿着一枝抹布棍。

但是當她走到半途，忽然背後「喂」了一聲，她慌忙把髻髻是上了鍊的轉過去，一探清楚究竟。

「經理叫妳現在去他的烏必士。」那個雜役斬釘截鐵的說。

她整個人怔住了，口似被棉花塞住似的，良久才開口，並帶着疑問的口氣：「找我不知有甚麼事？」那雜役擺了擺雙手，然後就走了。

「找到底有甚麼事？留下了好多個大大的問號。非常好奇的，想獲知問題的答案，她把抹布棍放在一角落。快步走上樓。一定有事的，一定有事的。但另一個問題又溜進她的腦袋裏，經理先生不是隨便見人的，不一定是？？一連串的問題連鎖着繞着她。當她走到寫着 Manager 的門前，她停了脚步，心跳得鹿撞得這等，好像初戀的女孩第一次接受約會那種緊張的心情，去呢還是不去？」

進呢還是不進？最後她拿起手敲門連續三聲，髻髻聽到裏面有應聲的動靜，又髻髻聽不到似的她推了進去。

「請坐。」經理脫下眼鏡，用紙巾把眼鏡擦來擦去。頭也不擡的示意她坐下。

經理重新把頭擡起來，望了望臉上滿是疑惑的阿寶。坐着的阿寶好似小學生第一天上課，動也不動的安靜的坐着很留意着老師的每句話。

經理笑着對她講話，非常和藹可親的。她想起這位經理先生平常時看到她笑都不笑的臉，甚麼當今？非常洗耳恭聽的樣子，她很留心的聽講着。

「聖誕節本醫院有一個聖誕聯歡會，是請你們大家去參加，大家歡喜大家熱鬧過聖誕……」這些阿寶早已知曉了，不過要知道答案唯有繼續洗耳恭聽下去。當經理講到要請她當聯歡會上的聖誕老人時，她整個人驀地停止了思想，片刻才恢復感覺。

「聖誕老人有查某做的？」掩不住心底興奮，她連忙丟了一個問題給經理，看着經理笑而不答。後悔了剛才口中溜出來的問題。

這是否多事，你說？接二連三她問了一些瑣碎事，好像說：我不會講紅毛話，可以嗎？等等等等。迫得經理祇得敷衍她；可以有有有，最後她才收住了話。聽了經理說好了妳可以回去工作了之後，她便走了出來，帶着肥胖的身體。

走下樓來，也忘了拿抹布棍，就火急似的加快脚步走去想報告好消息給同事阿月聽，但突然間卻刹住了脚步——經理不是說過不能告訴任何一個人聽嘛？她祇好走回去拿回抹布棍走去病房了。



平安夜。

烏豬慵懶的半躺在藤椅上，藤椅上的藤大半都脫了開來，當他的背觸到椅背上的藤絲，背部便有點癢刺刺的感覺。他無所事事的有時搔着癢，有時把手中煙伸進口裏抽吸着。煙霧一股股，把整個寧靜的空間弄得污煙瘴氣。當他走到天臺上把煙丟下，煙帶的餘火在空間劃了一道光，然後在黑暗中失去。他推開房門，祇見大兒子（三歲）和小的（一歲），很安靜的睡着。他輕輕的關上窗，風真大。走了出來。

隨手扭開了收音機，播送着聖誕歌曲。他很熟悉的聽着。聽也聽慣了，酒店月中時就開始每天不厭其煩的重復着那些聖誕歌，催眠似的播送着。他想起從雜物房中拿出去年擺過的那些聖誕飾物，塑膠聖誕樹，及褪了色的聖誕老人紙皮畫像，經他們幾個工人分工合作之下，整間酒店便充滿着節日的氣氛。

他再度投入那張藤椅上，又點起一支煙來。明天又要回去工作了。他打了一個長長的睡欠。聖誕歌曲也不知幾時停止，現在是報告新聞。他順手把收音機熄了，恢復了整個空間的寧靜。外面，隱隱約約傳來唱機的低音，小孩子的吵聲。

他想起下午時和阿寶頂了幾句嘴，心中仍有些餘怒。下午五點多阿寶放工一踏進門，就急不及待的把空袋子丟棄在地上，就向着坐着椅上吸着煙做着白日夢的烏豬說：「今晚沒買菜，唔免煮飯了，我要趕時間，沒時間跟汝囉嗦。」說完之後，感到過意不去的模樣，就說：「如果肚子餓，就去下面飯檔去吃。」阿寶逕自的走去沖涼房，沖涼去了。烏豬不做一聲。大兒子從房中走了出來，擦着雙眼，口一開就嚷喊着肚子餓，阿爸。阿爸，肚子餓。烏豬罵了一聲別吵之後，非常生氣底，大聲的喊進去：「幹汝媽，兒子餓了也不管了，整天祇知道趕去風流。」沖涼房頓時停止了倒水的聲音，阿寶從沐涼房內沖出了有回音的聲音：「臭猴，無工做有空在家也不會照顧一下，兒子餓了不會沖牛奶給伊吃，祇知道哭父哭母。汝到底在家做些甚麼，搖腳？」阿寶一輪嘴向烏豬滾過去，烏豬毫不客氣的反攻：「我搖腳？令伯在家不是我掃地煮水顧兒換尿布，令伯在家三天，汝就以爲我享受吃風，等令伯被公司踢出來，看汝還敢講甚麼鳥話？看你們拿甚麼來吃飯？」說完之後，他還是從水壺以倒熱水，沖起牛奶來了。又從櫃中搜出幾塊餅乾，自己衝了一塊。兒子見有東西吃，停止了吵。爬上

椅子，快樂的吃起餅乾來啦。阿寶走了出來，意猶未足的樣子，想再度發動。但祇見他不語一聲，祇好收回她想好，準備辯駁他的話。便逕自走進房中，裝扮起來啦。她想着晚上的聯歡會，自己扮成聖誕老人的模樣，還可以大出風頭，她的心也再度愉快輕鬆起來啦。六點多鐘時烏豬望着衣著光鮮的阿寶離開。他整個人茫然起來。

他沒有計算他抽了多少支香煙。這沉悶的晚上。平安夜。聖誕夜。

「聖誕老人來啦，聖誕老人來啦。」在人聲吵鬧中，聖誕老人走出來，阿寶整個人藏在聖誕老人厚厚的裝束裏，她感到很悶熱又沉重。從露出的眼睛望出去，到會者衆多，祇見把整個大廳都塞得滿瀉。看到有人向她指指點點，聽到又好似聽不到，吵得要命。桌上擺着各式各樣的蛋糕，還有一枝一枝的汽水，她看到有許多人忙碌的開着汽水。她感覺餓了起來。她吞了一口水。她拿着一大袋，很機械化的從一桌桌分發着糖菓，她看到同事阿月和阿心帶着一班兒女來，正貪婪的搶着食物，不停的吃。把旁人看得眼大起來啦。她想着家中的兩個兒子，等下記得拿點回去吃。當晚會主持人宣佈抽幸運獎時，已經是杯盤狼藉。肚子填滿了，有些人懶懶的靠在椅子上，有些人卻不停的講話着。飽了肚，說不定又可以帶着幸運禮物回去，每個人大概都是這樣希望着。當宣佈聖誕老人抽獎，由院長夫人頒獎時，這時的掌聲很大，把整個廳堂也淹沒了。她把手伸進箱中，抓了一個號碼出來，交給主持人。每個人都很緊張的聽着。手一直伸進又伸出，弄得手酸得很。她望着一份份小包大包的幸運獎流入別人的手中，感覺不是味道。當她抽完最後一個獎時，掌聲很熱烈。然後宣佈餘興節目開始。她走進去，孤獨的一個人吃着蛋糕。有人叫她把聖誕老人的裝束脫下來。向她道謝，加上一些讚美的話。

她甚麼愉快的感覺都沒有了，不過，脫下厚重的聖誕老人的裝束之後，她卻感到很涼快，整個人實實在在是輕了很多。

坐上林牧師的車子中，心中一直發誓着以後不要再當聖誕老人。沒有得到甚麼。沒有得到甚麼。

烏豬把那輛老爺腳踏車「泊」好，就回到了濶別了三日的酒店。他把卡片放進計時機中

「Top」的一聲，7.25am，看了一眼，就把卡片放回原處。還有五分鐘，他向着 Staff Room 走去。換上工作服，然後走進廚房，從一大壺給職工喝的咖啡倒了一杯出來，就這樣站着喝。

「嘩，阿炎，吃風回來？」泡咖啡的阿福向他搭訕。烏豬正呷着一口咖啡，把頭擡起。他祇好一五一十的告訴阿福事情前後始末，阿福爲他不值，頻頻說太過頭太過頭了，一面倒着熱水。烏豬嘆了一口氣，轉頭苦笑說：「這世界找吃困苦。找吃困苦。」

走出廚房，走進了雜物室，把掃把垃圾箱裝垃圾的紙盒全齊備的拿出來，開始了一天的工作。首先，他走進會計部，當他推開門時，裏面坐着兩個職員正悠閒的看報，把腳抬到辦公桌上。他看看掛在牆上的鐘，八點了。冷清的辦公室冷氣開得很大，他也感到些微冷。

當他掃到那位仁兄的位置時，他很客氣的把掃把伸去，當然是示意他起身啦。那位仁兄把腳拿下來，很不情願的看了烏豬一眼，便走開了。

掃完會計部，就拖着掃把裝着垃圾的紙盒走到對面經理室。推開了經理室，首先把字紙簍上的垃圾到入紙盒中。看地上沒有甚麼骯髒，就用掃把掃了幾下。經理室一個人影都不見。所以，烏豬就可以東摸摸西摸摸，無忌禪似的。他烏豬膽子可真大，竟敢坐在經理坐的椅子上，還自得的搖來轉去，他閉起雙眼，真爽極了。當他從舒適中起來，走出來時，竟跟秘書玲達小姐打了個照面。好在起身的快，否則被她看到，那就慘啦。他笑笑的道個 good morning 後，眼便不停的斜視着祕書小姐那雙豪乳，他會心一笑。他每次都從不錯過看她的那雙豪乳。同事之間常談論着，並且還批評着，全繞着那一個主題。非常猥瑣底，也時不時眯着眼笑彈了起來。

當他走進 Dining Room 時，幾個侍者正圍着開着玩笑，一個卻專注的翻着報紙。Captain 正在寫着單，一面喊着那位正在笑鬧着的侍者去 order 東西。他望進餐廳，裏面坐滿了吃早餐的房客，他們在柔和的聖誕音樂播送之下，悠然的享受着早餐。

他把目光收回來，也來一杯咖啡罷。不管是得到了批准了沒有就自己倒起杯美國咖啡，撕了兩包糖，倒了牛奶在咖啡中。猶未滿足的模樣，伸手在玻璃櫥中拿出一粒麵包。那位 Captain 看到了，就盯了他一眼說：「汝老伯開的 Restaurant 是嘛？常常來作亂，你們一個

一個來 *break*，被頭的捉到是你們的事……。」他早就聽慣了，當他唱歌。他悠然的享受着加奶咖啡，咬了一口麵包。正當他津津有味的吃着喝着之時，猛然的從後面殺出了一人。當他轉頭時，一看，咖啡杯猶握着不動，另一手尚捉住吃剩二分一的麵包，口中呷着的咖啡，使盡力才吞了下去。大禍臨頭，他不知怎樣做以應付這狼狽的場面。

「你來工作呢還是來吃東西？你說。」人事經理那張臉和廚房中的鏟底顏色差不了多少。他啞口起來，手中猶拿着那兩樣東西。媽的，被他捉到，如何辯駁也是莫用的。莫用的。

「到我的 office 來。」人事經理下了道命令之後，又對着那位 *Captain* 說：「你也來。」便走了。

烏豬很生氣對着衆人說：「令伯吃點東西就不可以，你們大吃大喝 *makan buta* 就可以。」烏豬指的可就是那些高級職員。

但是當那位 *Captain* 開始指責他時，也懶得理會他，便向着人事部走去。快樂的聖誕從揚聲器揚出來，傳進了每個人的耳中。

當他從人事部走了出來，手中拿了一封信。眼前他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找人替他寫解釋信，然後等候着判詞。他想：最多一個星期罷？一個星期罷？

據他事後在 *Staff Room* 跟同事說，他真想一拳過去，打扁他的鼻子。幹汝媽！幹汝媽！他一直「幹」個不停，但心中的怒氣仍不消失，而越積越多，他快要爆炸啦。他狠狠的踢了那張破椅，可憐那張椅不堪他連續的踢，早已歪倒散了啦！

當他踏着腳車放工回家途中，仍想着那一件事。始終沒有平熄着心中的火焰。但當他想起明天發薪水時，他才慢慢開朗起來。然後聯想起下月頭又有一筆花紅可以拿了，他加快了腳踏着，雙腳始終不覺得累。一直向着回家的路踏去。踏去，踏去。並且吹了陣口哨。

——完稿於七九年正月一日

# 失約的蟬聲

有一年夏天，我遇到一羣人……那年夏天過後，我再也不會看見他們，再也不會聽到蟬聲。

——林懷民：『蟬』

霏霏疏雨後的山風傾瀉地蕭蕭唳着。高原之夜是座美麗的哀愁，無調地歌吟。我們聽蟬聲去。我說。今夜，我們是不聞蟬聲不歸的。

其實，那是一個信約，我心裏再明白不過。

車子到達高原時，是個無星子夜，我們像尋覓新月的孤魂在莊下的馬路向寒瑟踏去；黎明後，沿着兩旁林木蒼蒼的柏油路，我們走上去，那兒是一個早市，高原的山民亮着大光燈在擺賣。走過一道小溪。溪水流聲分外響晰。那時晨光已漸明。

——啊，蟬，蟬聲。K幾乎喊着說。

驟然一股憾悸使我摒息佇立在溪畔。

那片蟬聲，飄過潤濕的草地，露般晶瑩流瀉，然後驀然而逝。然後又從水聲與林叢處，一聲，一聲地飄出。斷斷，續續的嘶音，神聖虔誠莊嚴地行吟着。髣髴深夜裏有人在深谷中

高喊：「光陰！光陰！」而迴聲旋盪天際。溪水依然清響如歌悠悠遊遊，蟬聲也飄飄渺渺在風中盪迴；晨光依然如蕾綻放漸明，山風依然絲絲拂蕩，然而蟬音，在歌得最悠揚時，吟得最高山最流水時，陡地斷了！

甚麼也挽不回了。我想。這時山光水影已漸明地映現。最後的黑暗已逝隱。那蟬聲，趕上最後一絲的黑暗，去了。於是我們看到花開，看到雲游，也聽到，最後的一絲蟬歌，在清晨的寒冷中，是一道噴泉湧射出來的透明的沁涼。

也許那不是蟬聲。你會說。是一種高原的昆蟲在鳴叫罷了。

我是寧願那是高原的蟬的。車子駛上山道時，我便一直想起林懷民那篇關於失落、痛苦、抉擇的小說——『蟬』，一直在後悔沒把它帶來。即使那不是蟬聲，又有甚麼關係呢。當你我想像那是蟬相信那是蟬時，那便是蟬了。反正我又不是研究昆蟲的；而如果你不能肯定高原沒有蟬，爲甚麼你不能接受牠在這兒的存在呢。我會這麼回答，以我眼睛裏刺那的星芒。你知道，這回答，其實『蟬』裏也有。

我們聽蟬聲去，我們是不聞蟬聲不歸來的。蟬聲是一種自然的聲音，有人一輩子也聽不到；聽到了也不會是在這樣的深夜這樣的高原。

這時山風淒厲地怒哮，黑暗是座深不可測的未知森林，然而我們還是下莊去了，踏着冷冷的石級，走入淒淒迷迷的夜霧，黑暗裏的寒流冷得刺骨。

後來，我們終於再次踏着上莊的石級，回到莊來。你們都睡去了，亮着燈的廳空無一人。我們始終沒有聽到蟬聲。我們在溪畔無聲地守候，但是蟬聲，始終沒有響起，甚至沒有其他高原昆蟲的聲音。最後K說，回去罷。於是我們又踏着淒冷的夜霧，遊魂般回莊上睡覺。但是我一直沒睡着。那夜，我一直在想，我的蟬聲，昨夜已是最後的了，今晨以後，蟬聲便永遠失約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重修

# 給老鴨

你說我字裏行間流露寂寞。你說我本不該寂寞。你說我有點不像「我」了。教我怎麼跟你說呢。

你覺不覺得人有兩個面。若表現出來的一面是溫和善良的，骨子裏隱藏的必定是冷酷無情。別人不說，就拿我當現成例子好了。我白日好人好事做到底，夜間夢裏卻總要當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頭；偏偏武藝遜人一等，在被對手刺死時馬上驚醒。醒來在真與幻間猶不甘心的想在下次夢裏非要對方死不可。

（我還夢見D結了婚。他那老伴中了我的詛咒罷，不久就死了。D很傷心，將他葬在一片長滿各色青青小小野花的崖壁裏。他自己套件白長袍立在崖壁下悲慟。我呢，我單件黑長袍站在遠遠的另一片崖壁下望着他，

爲我自己破碎的心哀悼。）

你別管這合不合邏輯。莎翁就說過「夢是痴人的胡思亂想」。

或許我平日太不寂寞了，所以字裏行間要流露寂寞。或許你說的寂寞祇是我的徬徨。你問我，「妳要上哪兒去妳知道嗎？」我可以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有時嘆一口氣就想把一切的寂寞徬徨吐掉。你想，天下哪有這等閒事。

你再問我，「妳喜不喜歡生活中的事物」。我也可以坦白的告訴你，非但不喜歡，簡直討厭死了呢。我討厭這討厭的世界，更討厭世間討厭的人。要有一天我早死了，那才是不幸中的大幸呢。你知道那是因爲我睹在自己身上的咒顯了靈啦。

或許因爲這點我才寂寞罷。或許是罷。

九月（寄自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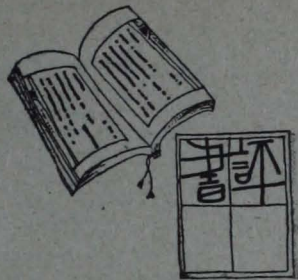
快樂。而快樂不是那一條街，那街卻走滿了愛情，寂寞慣的人祇好又躲在家裏看電視，吃快熟麵宵夜。烏節路，二十四號，明月夜，日日熱鬧之後，今夜還得供你與風昇華。

高樓賣衣飾的店早關門了，店員也趕着要過節，誰知又是跑回烏節路來。卻像仙履奇緣，搖身一變成貴要的，美麗的人，輕盈地由人攜着手，樓着腰。街上不到高歌熱曲，隔了重重牆壁，飛不出一條彩紙帶兒。街上暗暗地，顏色不是光鮮，而是諧麗，凝聚了很久的油彩，都變成硬塊了。夜烏節，它倒像這一個島上和羈的老頭，眼看家家戶戶的十五六七八歲，一年一年，輪流街上來，大家都依着它找額外消遣，比等聖誕老人還要實際。這裏不下雪飛霜，夜裏還是那般熱，小小的燈珠不知是電絲還是風吹動，在樹叢中發沙沙聲，輕微地，像磨擦地上的皮鞋，許多歲月，許多緣結，來了又去，來了又去。

家 毅

# 夜烏節

由凱悅一路下去到八百伴，滿街上都是忙着赴舞會的男女，某處火樹銀花，亦聚了不少閑賦無事的人，因為節日，都不約而同聚到烏節來。但是黑夜還是戰勝了一切氣氛，它就像任何一條馬路，春夏秋冬躺在那裏。因為節省能源，路燈還是那麼昏暗，祇有二三處的燈光，說不上甚麼閃亮。但是青春還是湧向街上來了，紅燈，煞車時，眼前有炸開頭髮，水滑溜地衣裳的濃粧艷抹，增加喜氣。匆匆忙忙地，不匆不忙地，可不知三十年後尚記得今晚如此隆重，下街尋拾



短評

# 流放是一種傷

楚男思

溫任平自己說，他「希望做到的是意象在對比、對峙時能造成詩所需要的『強度』(tension)或『張力』。」於是我們看到「有一朵行雲經過，顏色／淡灰，一如古帙中記載的／剛剛髹漆過不久的／城牆」(「雲與飛簷」)行雲與城牆、古帙與髹漆的新感之對比與對峙因而產生了他的象微。又如「風景」中的「一隻白色的鳥歪斜地飛過／翅膀滴着鮮血」：白與紅是鮮亮明艷的襯比。或「齒」首節的「黑暗」與「光亮」的對比。

他自己在「後記」中提到的「變遷」其中二節：「大合唱突然中止／指揮的手僵住」與「河水輕輕流動／滿山的猿吟依舊」便是十分明顯的節與節間的對比，前者是刹那，後者則為永恆。

「端午」的第一節「河面漂浮着一只木屐／清楚地告訴你／另一只已經忘記」：「一只木屐」的意象是個暗喻，詩人希望讀者「借物起興」而明悟「另一只已經忘記」。由「清楚」聯想起「忘記」，是近似「矛盾語法」的技巧。溫任平詩中更明顯的「矛盾語法」句是「霜華」的末節：

在叉極的沙啞之間

我你用聽不見的聲音呼喚你

「流放是一種傷」的節奏更加接近歌詞的律動感。詩中的敘述者亦為一名行吟的歌者。是溫任平「詩歌」的嘗試，令人想起余光中「

白玉苦瓜』中的類似作品。

溫任平經常出出入入於前人與同時代詩人的作品，楊際光、冷燕秋、余光中、鄭愁予、痲弦、方旗等等都給他或多或少的影響與啓發。他的作品即使最明朗的，也不是自然的即興流露行吟，不是自成天趣那類，他經常，用他自己的詩句來形容，便是「專注地在火光中煉詩」。

卷三的『嫁』，溫任平自認「形式（外在形式）最特殊」，我認爲這種形式，顯然是他深得方旗詩形式個中韻味後而加以變奏而成。

再者，如『扇形地帶』中的「一隻偶過的松鼠／地上幾粒破敗的菓實」或『霜華』中的「打落了一粒粒未熟的菓／在地上腐爛……」的松鼠與菓實及腐爛、青澀的象喻，也已不是獨創了。

如果要從『流放是一種傷』這裏詩集中的作品來歸納溫任平的詩風於某種特定的風格，或主題，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溫任平是善變的。不過在他的許多枝極中，我們也可以漸漸看出，「流放」在他的主題中，已儼然成了主幹。他的善變對他來說也不無好處，至少，我們可以說溫任平近十年的努力已使『流放是一種傷』的成就遠超越了他的第一本詩集『無弦琴』。



● 流放是一種傷

● 詩集

● 溫任平

● 霹靂：天狼星出版社

●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初版

● 一六六頁

● 馬幣三元正

# 『哈姆雷特』在中國

本文是一份解題書目，涉及莎劇『哈姆雷特』（“Hamlet”）的六個中譯本，以及中國大陸、臺灣及香港的學者對此劇所作的批評研究。雖然這份書目沒有收容所有的文獻（實際上也無此必要），它卻已包括了所有主要的譯本及論述，而祇摒除翻印或刪改的譯本及隨筆、談話性質的小文章。由於『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亞全集當中佔據一個重心位置，而莎士比亞又是英國文學史上的首要大家，在某種程度上，這份書目也反映了中國學者在英國文學範圍內的努力與表獻。

## 一：中譯本（按年序）

田漢，『哈孟雷特』。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二二。

『哈姆雷特』的第一個完整中譯本。田漢是重要的二十世紀中國劇作家之一。此書出版時，他才二十多歲。他的散文體翻譯頗為自由，也不够謹慎，但這個譯本仍然重要，因為在許多方面，它反映了田漢對一九二〇年代中國現代戲劇運動的關注。

邵挺，『天仇記』。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四。

跟田漢不同的是，邵挺把這莎劇譯成文言文。他心目中的讀者是不熟悉西方戲劇技巧的中國舊式讀書人，所以他在譯文裏提供了許多註解，像中國的眉批按語之類的。此譯本有許多錯誤，現在早已過時，也早已絕版。

梁實秋，『哈姆雷特』。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修訂版，臺北，文星書店，一九六四；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六。

雖然正確而學術性，梁氏的譯文有人批評爲太過「直譯」，同時他把莎士比亞的無韻詩體 (blank verse) 譯成散文，也有不盡令人滿意之處。梁氏是莎士比亞全集 (包括十四行詩) 的第一位中譯者。

曹未風，『漢姆雷特』。上海，文化合作公司，一九四六。

這是所有六個中譯本當中最拙劣的本子。在許多方面曹氏對原作的瞭解不足，譯文也就不可靠了。

朱生豪，『漢姆萊脫』。上海，世界書局，一九四七。

很流行的一個譯本，文字流暢可讀，雖然不及梁譯的可靠及學術性。朱氏常常在難譯的地方「取巧」，不够忠實。但根據周兆祥 (見後)，朱氏的譯本比梁譯更適合舞台演出。

卞之琳，『哈姆雷特』。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

這是最新也是最佳的譯本。卞氏本人是重要的二十世紀中國詩人。他的是詩體翻譯，並且嚴守莎士比亞的音節 (meters)。他的譯本有朱譯的可讀性，亦有梁譯的準確，但書前的「緒論」是以馬克思派的觀點詮釋的『哈姆雷特』。

## 二·評註

吳青萍，『莎士比亞研究』。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四。

這是中國學者以母語寫的唯一研究莎劇的專書。有一章討論『哈姆雷特』，大體上引述

西方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

吳陵，"The Hamlet Problem: A Synopsis"。朱出版的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一九五九。

未見。吳陵現為台大外文系講師。

周兆祥，『中譯莎士比亞研究』。香港，未名社，一九七六？

第一本全面探討莎劇中譯的專書，原本是香港大學中文系的碩士論文（一九七六）。這本五百餘頁的專書探討了莎劇中譯的歷史，涉及中譯者所遇到的各種翻譯問題，並且詳細分析六個『哈姆萊特』中譯本的得失。

郭博信，"Hamlet on the Stage," *Tamkang Journal*, Vol. 2 (1962)。詳述『哈姆雷特』在西方舞臺的演出歷史以及舞臺技巧，以此劇的四個主要場面作例子。郭氏現為臺大外文系戲劇教授。

陳祖文編註，『哈姆雷特』（"Hamlet"）。臺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六九？

無授權翻印牛津版的莎劇原文，加上中文註解（有時用英文），供臺灣的學生使用。

陳祖文，『哈姆雷特和蝴蝶夢』，中外文學，四卷三期（一九七五年八月），頁一〇八——一三三。

把『哈姆雷特』和明傳奇『蝴蝶夢』作個有點「一廂情願」的比較，着重此兩劇在處理愛情與宗教方面表層上的相同與不同點。

廖啓峯，"A Study of Shakespeare's Mind and Art in Hamlet"。未出版的碩士論文，陽明山，中國文化學院，一九七〇。

第一部份討論爭論性的問題：馬羅（Marlowe）是否此劇全部或部份的作者？第二部份探討各種問題：莎士比亞的修辭，此劇的過度戲劇化（是否缺點？），以及哈姆雷特王子傳奇的來源。

張達聰，"Implausible and Plausible Causes of Hamlet's Delay in Exacting Revenge,"  
Tamkang Journal, Vol. 13 (January 1975), 285—353。

原本爲台大外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本文令人覺得作者在逃避哈姆雷特爲何遲遲不復仇這問題。作者祇是把合理的原因和不合理的原因列出來，重述西方學者長久以來對這問題所提出的各種看法，而最後認爲所有這些合理的原因都「合理」。

顏元叔，『哈姆雷特——一個形上的爆炸』，中外文學，三卷五期（一九七四年十月），頁一一六——一一二。

把此莎劇的結構與主題，以三個同心圈的方式來考慮：內圈爲復仇悲劇、中圈爲國家悲劇、外圈爲形上悲劇。此劇的主題是由內往外幅射或爆炸的。這個劇本的情節不是在時間裏伸延，如亞里斯多德式的佈局，而是在空間裏幅射，也形成一個爆炸。作者認爲此一見地或可解決『哈姆雷特』在主題與結構上帶給批評家數世紀來的困擾。



蕉風文叢

# 流放集

自序

劉放

除了戲劇之外，其他主要的文體我都稍有涉獵過。我最不滿意的  
是短篇小說。在中學時代會寫過兩三篇，後來不但裹足不前，甚至知  
難而退。但不會收山。我打算退休時或到處求職不遂時，重新再來。  
不但再來，且要寫短篇小說的老大哥。

再下來，我不喜歡的是我的散文。散文除言之有物外，尚需艷麗  
及豐富的詞藻。晚生由於第一不是中文系出身，第二平日要多看蟹文  
書，寫不出好散文是意料中事。最令我生氣的是我千萬公斤的感情，  
寫到散文內祇剩幾公升。辭不達意到如斯，放棄了也罷。

散文寫不好，寫詩大概祇有靠撞。在下亦曾往此公路上走過。由  
於感性悟性皆低，詩才當然不滿一斗。幾公升的詩才，秦斗是絕緣，  
阿斗則受之無愧矣。誠然，阿斗要比全是德強些，蓋尙可自娛也。在  
十年前我出版過一本新詩集，現在翻翻，總覺得那些詩多不能出家。  
若一個人在其詩尙未成家之前而先成家了，他的詩就不容易出家了。

我雖然偶爾還寫詩，但詩都老了。

雜文算是上述各文體中我較喜歡寫的一種。因我覺得寫起來時常得心應手，不太費勁。這與我的性情性格有關。亦可能是和我所讀的學科較接近之故。我除了讀過一年西洋文學系外，直至研究院畢業，所讀皆是社會科學。

不過，我時常亦警惕自己，雜文是坐牢文字。出紕漏的機會最大。恐怕坐牢的時間亦不會短。雜文多以罵人才能叫座，但要挨罵者覺爽才不出亂子，才是上乘。但又有多少挨罵者會爽於被罵？禍是惹定的了。寫雜文之難，由此可窺見一二。尙有三四：那就是時間性。若你罵的人朝聞道夕翹辮子，你何止心理上難受，你尙要掏腰包自己出版呢！

我倒記不起我何時開始寫雜文，也許在西遊記時。執筆較勤是此大學充數之日。快十年了，也刊不出一百頁的結集，你說精鍊不在鍊？當我計劃出版這些雜文時，最大難題之一是內容的時間性。爲精鍊，我捨割好幾篇。另一些是被罵的對象已失去被罵的價值，也只好之名山。由於無知心朋友願意陪我坐牢或代牢，我祇好把將要出版藏大事加（減）工。當然，罵人不能亂罵，不能直罵，不能有系統地罵；祇能罵到心，不能把內衣褲罵掉，更不能罵到皮，尤其是臉皮。能痛其心而不傷其皮者，華陀再世乎？這祇是列出罵人的境界與極限而已，祇須一時手低，亂子及帽子就來矣。十年後若見不到第二本雜文面世，你不必花錢登「尋人啓事」，要教兒女熟記「殺鷄警猴」的成語更合吾意。

雜文在文學或文藝領域內是無地位的。同樣的，在學術界亦從未受重視過。大概，不必太花時間與精神的東西，都不必史載。寫雜文的，都應有此瞭解。不必他日到了天庭，延（律）師正名，太傷和氣

了。

總而述之，寫雜文者不必重利、重名。其所要恆記者乃是：「罵人者人恆罵之是恆錯的」。

大凡出版一本書，尤其是非學術性的書，總應請前後左右輩寫序，以壯聲色。我考慮良久，覺得還是自序較妥當。第一，寫序的人多是知「心」人。那有指着和尚罵禿驢之理。寫下來，多是慕誌銘之類的東西。慕誌銘可有多好寫多好，反正人一離社會就不會有缺點的。但我日後還要繼續寫雜文，一旦寫不出作序者所期望的境界，我豈不真要請人寫慕誌銘不成？

第二，罵人者總怕人罵。若寫序者自覺被我罵中，一定在序文中反罵。他的技術定勝一籌（要不然，我何不請個「阿巴桑」寫序），我豈不是被人笑死？三思之後，還是免了。還是等我剛滿月的兒子長大後，揚名後，為我補寫序文。充其量，也不過「兒子罵老子」，總比挨別人罵來得易受。正史不載家醜的。

每出版一本書，各方面的協助是很多的，亦因此不能逐一誌謝。蕉風出版社姚拓先生，多年來愛護與勉勵，銘感五中。出版社編輯傅凌女士與瑞星兄，在本書出版過程中，曾花過不少青春，亦應給聲感激。

恩師龍冠海教授曾因我罵人而教訓過我。現在，我出版一本罵人的集子，不知他老人家作何感想？

末了，謹以孔仲尼博士一言以勉讀者：「（雜文）雖小道，必有可觀者。」對極矣。大道一般上車水馬龍，有啥好看？

民國名人辭典稿

郭書遠譯

# 中國現代作家傳略

(七) 周樹人(魯迅)



□ 歹羊遺作魯迅像

周樹人（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又名魯迅，作家及社會評論家，聲望極高，幾乎成爲傳奇性的人物。

魯迅的故鄉是浙江紹興。他生在一個商仕背景的家庭，跟兩個弟弟周作人及周建人一樣，從小在周家所辦的一個私塾內接受經典教育。他早年流覽家裏的藏書，而對幾樣東西發生興趣，而這些後來也成爲他成年生活的主要興趣：俗文學、民間傳說、自然科學及藝術，特別是木刻。

一八九三年，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爲企圖賄賂省內一名考官而被捕。從此之後，周家的家道就大爲沒落。周福清是個進士，也是周家幾世紀以來第一位有名望的學者。但這場醜聞，再加上魯迅父親周鳳儀的長期患病，嚴重破壞周家的經濟，結果魯迅便不得不離開私塾。一八九七年他父親死後，魯迅被送到鄉下，跟他最大的舅舅暫時住在一起。在這段困難時期，魯迅的母親大力維持家庭，而她不屈不撓的性格，也影響了魯迅的一生。她是個能幹的鄉下婦女，自修讀書，娘家姓魯。魯迅這筆名就是從他母親那邊而來的。

除了在鄉下短暫居留外，魯迅的少年時代都在紹興渡過，直到他十七歲爲止。在紹興期間，他對中國傳統歷史及文學的根柢，打下深厚的基礎，並且研究他故鄉的史蹟及故鄉從前一系列有名的學者。一八九八年的革新運動前不久，魯迅離開紹興，到南京去參加官辦的江南水師學堂的入學試。他考取水師學堂，但不滿這學校。隔一年，他轉學到南京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這時他閱讀外國書的中譯本，而發現西方科學、文學、哲學與歷史的新世界。從達爾文及赫胥黎的著作裏，他學到進化論，而這也成爲他後來的政治與社會思想中的重要主題。這些著作使他相信，人可以通過理性的行動來改善自己跟他的環境，而且中國人也因此可以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免受外來的侵略。他在南京住了四年，而在一九〇一年畢業於礦路學堂。

由於他認爲，他對中國最好的貢獻是做個醫生，因此他便打算進現代的醫學院。他取得一個政府獎學金，到日本學習，於一九〇二年二月啓程到東京。在東京學日文的兩年期間，魯迅避開政治活動，全力求取西方知識。同時，他在東京中國留學生刊物上，發表許多關於通俗科學的文章，想擴展他國人的視野。他要國人學習自律的「斯巴達精神」。

一九〇四年秋，魯迅進入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不過，不到兩年他就離校。一九〇六年初，他看

到一張俄日戰爭的新聞圖片，照片上的一個中國人，被人綁起來等待日本人來處決，據說他是俄國的間諜，他周圍站着其他強壯但無動於衷的中國人。看了這張照片，魯迅深信，中國人需要在精神上有個澈底的改變，才能避免這種「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而普及大眾的文學，是達到這種改變的最好方式，不是祇醫幾個人的醫學所能及。因此，他離開仙臺，回國一陣子，奉母之命完婚，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又回到東京，隨行的還有他弟弟周作人。從此以後他便虧身文學。

魯迅是東京少數熱心研究文學的中國留學生之一。在這期間，他閱讀尼采、達爾文、果戈理及柴霍甫的作品，並且深受他們的影響。魯迅跟他弟弟也創辦了一份短命的期刊『新生』，以文言文宣揚西方的思想。他在一九〇七——〇八年間發表的文章，集合了他對西方文明發展及西方思想跟中國關連性的看法。他放棄了仙臺時期以前的看法，而認為我們不應該犧牲道德、藝術及精神價值，來強調科學。他也認為，中國不應該盲目的接受工業化、物質主義和民主制度——他認為這些可以「頓變而為千萬無賴之尤」——同時他說，在文學這方面，我們需要拜倫那樣的入世作家，來領導中國走出荒野，走向光明與力量。這些文章，顯示年輕時的魯迅，在思想上有明顯的衝突之處。一方面他被科學所能帶來的物質承諾吸引，另一方面他也被精神價值的必需活力吸引；他同情大眾的困境，但也對他們的屈服感到不耐煩；他要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但又想保存中國傳統文化「根深的命脈」。在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九年留學東京期間，魯迅閱讀了俄國、東歐以及巴爾幹國家「被壓迫人民」的作品的日文譯本。他跟弟弟周作人，一齊出版兩本歐洲及俄國短篇小說選集。他們的目的，是要向中國人描述，其他不幸國家的人民是怎樣堅決反抗貴族。這些翻譯是以文言文出版。那時候，魯迅受到俄國作家果戈理和 Andreyev，以及波蘭小說家 Henryk Sienkiewicz 最深的影響。

一九〇九年，魯迅從日本回到中國，在以後的九年當中，他幾乎放棄努力，不再想拯救中國脫離精神與肉體的苦難。他在杭州教了一年科學，然後在一九一〇——一一年間，擔任紹興一家學校的校長。他發現，羣衆對社會改革，仍然無動於衷，同時，他的短篇小說翻譯不受人注重，也令他沮喪。一種徒勞無用的感覺，開始佔有他，而一九一一年革命的結果，更加深了這感覺。一九一二年正月，民國政府在南京設立後，教育部長蔡元培（也是紹興人），邀請魯迅到南京教育部做事。孫中山辭職讓位給袁世凱之後，蔡元培到北京去，出任北京首個內閣的教育部長。魯迅也遷到北京，在那裏的教育部做事，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夏為止，期間有一陣子不在任內。

北京的政治，不久便令魯迅對所有的改革努力，感到懷疑，於是他便不再公開露面，而專心研究中國古代的典籍與碑文。他說，這裏面「遇不到甚麼問題和主義」。他的國學研究成果，包括蒐集有關紹興的傳記、掌故與歷史資料，以及自然歷史論述，這些都是以清代最優秀的考證傳統來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論著涉及中國文學史上廣泛的研究，特別是他從小就喜愛的傳統小說。他出版了一本先奏以前的古代故事「小說備校」；一本漢魏晉南北朝的故事集「古小說鈞沉」；以及一本唐宋短篇故事集「唐宋傳奇集」。魯迅也替三世紀詩人嵇康（二二三——二六二），出了本箋註集，後來，他有系統的整理中國文學史，從最初到漢末的，便是他的「漢文學史綱」而到清代為止的，便是「中國小說史略」。魯迅撰寫這些著作時，收集了許多關於舊小說及作家的掌故與筆記，後來這些資料便輯印成「小說舊聞鈔」他對中國早期的碑刻拓本，也有傑出的收藏，並且編撰漢石雕、佛教雕刻及元朝墓碑的目錄，但這本目錄迄今未出版。

魯迅是因爲一九一九年的文學革命才開始創作的。他日本時代的朋友錢玄同，邀他給一九一八年五月號的「新青年」寫些詩和短篇小說。這個短篇「狂人日記」，令人想起果戈理同一標題的小說，是對傳統中國家庭制度的強有力控訴。裏面那位狂人，代表「吃人禮教」，從他的狂想，我們看到傳統中國家族是怎樣一回事。「狂人日記」是個傑出的作品，立即引人認可。在某種意義上，它確立了魯迅後期一直無法擺脫的主題：那就是他對舊中國「迂腐道德與僵化文字」的憎恨。「狂人日記」是第一個完全以西方構想與手法寫成的中國短篇小說。在「新青年」的以後幾期，魯迅寫了些關於中國現況的雜感，而奠下他後來散文家聲譽的根基。

一九二一年出版的「阿Q正傳」，使魯迅聞名全國，並且成爲國外最爲人所知的現代中國小說。它也給予現代中文「阿Q精神」這字眼，作爲一種諷刺性的用語，來形容中國人喜歡把失敗與挫折，說成「精神勝利」，聊以自慰的民族習性。阿Q是個不識字的貧苦鄉下流氓，活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期間，經常受人污辱。他安慰自己說，他在挫折中是最卑微的人，並認爲過份的謙卑事實上是德行，因爲「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够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阿Q深信他比周圍的人更好，深信他那些尙未生下的兒子，比起鄉村裏的讀書人，更是大學者。照這樣推想下去，屈服於西方軍事與工藝優勢下的中國，也認爲它的「國粹」比「夷禮」更優秀。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間，魯迅寫了二十四篇短篇小說，收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吶喊」及一九

二六年刊行的『徬徨』裏。據魯迅說，這些故事幾乎全是根據一個病態社會裏不幸人們的生平事跡寫成的，目的在刺激社會改革。魯迅的作風簡潔、緊湊而寫實；他對年輕的中國學生與作家的影響是很大的。有趣的是，最先發現魯迅才華的，是那些自由思想的學者，如胡適及陳源。但共黨及其他左派人士，都一致對魯迅有敵意，直到一九二九年魯迅公開左傾為止。

魯迅的鄉土小說，深刻寫出中國鄉下生活的悲慘；這些小說，大部份是根據他小時候在紹興的經歷，以及他在一九一九——二〇年冬天到那裏的一次旅行。在『祝福』裏，那位寡婦的小兒子被狼無情吃掉，正如她自己也被迷信的不入道和迂腐社會禮教「吃」了一樣。『風波』裏的船夫和『離婚』裏的棄婦，象徵着農民在邪惡地主無限權力下的孤立無助。『故鄉』裏的主角，根本是被太多的兒子、飢荒、苛稅、兵匪和官紳毀了，他的生命一點一滴的流盡，簡直成了木偶。『孔乙己』裏的英雄，是無用科學制度下殘缺的犧牲者；『傷逝』裏的年輕叛徒，毀在經濟壓力下；『在酒樓上』的主角，寧願讓他的理想枯萎，也不願面對夢想不能實現的現實——這些都是魯迅所同情的人物。同時，魯迅也抨擊自私的舊武士大夫和虛偽的假現代人物，如『高老夫子』裏的主角。這位高老夫子，豎起新知識的旗幟，假意要拯救中國，卻反對婦女教育，理由是這敗壞社會道德。這些小說，抨擊了紹興與它的居民所代表的傳統中國。一九二六年『徬徨』出版以後，魯迅祇寫些短小的諷刺故事，收輯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故事新編』裏。『徬徨』裏的小說是魯迅最好的作品，也是文學革命初本最深刻的創作。那麼魯迅為甚麼放棄小說創作？這點很難解釋。可以肯定的是，魯迅在一九二六年離開北京後，在廈門和廣州的一段不愉快時期，是原因之一，還有就是他在一九二九年末之前和共黨的糾纏論爭。從一九二九起他傾向一種共產主義之後，魯迅可能（如夏志清所說），爲了在思想意識上堅持到底，而不管精神上的虛空。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後那幾年所寫的文章裏，魯迅呼吁中國擺脫疏懶，放開因纏着中國人民整個歷史的屈服，勇敢的向外國學習，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他擁護婦女和小孩擺脫束縛，反對傳統家庭制度裏對貞節與重婚的約束。他嚴厲批評中國人的「國粹」觀念，因爲這種觀念崇古薄今，崇尚僵化的古文，排斥活生生的文字，崇尚土法醫學，反對現代科學，並且崇尚傳統對個人權利的約束。魯迅說，讓那些想擁抱過去的人回到過去，今天的地球應該由那些穩操現況的人來居住。同時，魯迅也把他最有特色的散文體，錘鍊到完美的境地：簡潔、冷靜、機智、並且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六年，魯迅除了在教育部做事外，也在國立北京大學及北京其他大學教授中



國文學。一九二五年，他支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院的學生，跟政府發生糾紛。這場糾紛的起因是一位保守的女士被委任為該校的新任校長。魯迅的行動，造成他暫時被教育部停職。這場女子師範學院事件，也導致魯迅和陳源等人，發生一場激烈論戰。魯迅的文章皆登在他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發起的『語絲』周刊上，而陳源等人則在『現代評論』上發表文章，支持當時的教育部長章士釗。一九二五年，魯迅也積極協助一批年輕作家，成立未名社，主要（但並非純粹）是爲了出版俄國近代作品的可靠譯本。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屠殺示威的學生，魯迅形容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日」。這場風波以後，魯迅被迫隱居起來兩個月，不久他就被列爲是危險的激進份子。一九二六年八月，他離開北京到廈門大學，在林語堂任院長的文學院教書，頗不愉快，幾個月後他就轉到廣州的中山大學，那是一九二七年正月的事。現在，魯迅成爲全國歡呼的作家和無所畏縮的社會批評家，許多學生從廈門及其他地方，跟從他到廣州去，並在中山大學給他熱誠的歡迎。魯迅教中國文學，並擔任院長三個月。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辭職，因爲國民黨右派與共黨分裂後，隨之而來的大清算，令他不滿。

在此之前，魯迅還相信中國會逐步演變爲更好的國家，而這信仰也助他克服重重的失意，但一九二七年狂暴的血腥大屠殺，他的一些學生被殺或被捕，而中國青年又自相分裂的可憐狀，確實都令他大爲不安。他留在廣州幾個月，就跟他非正式結婚的妻子，也是他以前的一位學生許廣平，一齊到上海去。從一九二七年十月直到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因肺病而死爲止，魯迅都留在上海，除了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二年兩次到北平短期停留外。

魯迅在上海的前兩年，以他跟政治左派的關係而言，極爲重要。雖然他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對俄國發生興趣，他卻很少留意蘇聯大革命；雖然他因爲『新青年』的關係，跟陳獨秀和李大釗有過接觸，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並沒有參加過中國境內共黨的政治活動。顯然的，他是在廣州才跟中國共黨有間接接觸，並認爲它是中國革命的推動力量。他對一九二七年事件極爲失望，想找尋新的出路，於是他抵達上海後，就立即開始閱讀有關俄國文學、馬克思主義和蘇俄的著作的翻譯本。他從來沒有想要做系統的研究，從來沒有讀過『資本論』（“Das Kapital”），而他這時期的少量作品，也很少透露他的閱讀範圍。他跟柔石（趙平復）、馮雪峰和其他幾個年輕的共黨作家，過往親密，但他看來跟共黨的地下組織網沒有聯繫。同時，共黨本身那時也並沒有完全信賴魯迅。共黨官方組織不時說他是普羅階級的外人，並批評他的政治與思想態度。一九二八年，創造社和太陽社這兩個共黨集團，合力攻擊魯迅，駁斥魯迅

對革命文學挖苦的看法。接着發生一場論戰，結果魯迅向共黨批評家屈服。

一九二八——二九年間，魯迅在公開答覆馬克思派批評家的時候，私底下也在重估他從前個人主義的立場。他閱讀馬克思及蘇俄文學的日文譯本。魯迅對論證的掌握，一直很不定，但到了一九二九年底，魯迅跟中國共黨都準備更密切合作了。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加入自由大同盟。這是一個抗議言論、新聞、集會和出版自由日益受限制的集團。一九三〇年三月，他全心參與審設左翼作家聯盟。他也加入國際革命作家協會（總部設在莫斯科）。一九三三年初，他是中國人權保障大同盟的執委之一，這個集團是反國民黨的，但基本是非共黨的；而在同一年秋天，他被選入共黨前線遠東反帝戰爭大會的主席團，該會是在上海秘密召開，但魯迅覺得太危險而沒有出席。他跟那時在上海的中共前書記長瞿秋白來往甚密，並且三次庇護瞿秋白免受逮捕。魯迅也跟李立三①和陳儀②有聯繫。一九三五年，方志敏③的最後信件，就是通過魯迅，而從南昌監獄轉交到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同樣的，在一九三六年初，一份有關華北活動的秘密共黨報告，由北平來的一位信差帶來，也是透過魯迅轉交到中共的中央當局。

魯迅從來沒有認真學習過辯證物質主義，存疑也太深，沒有接受馬列信條，而且從來沒有成爲共產黨員。他之所以同情中共，主要是因爲他長久以來就憎恨傳統中國社會制度裏存在的平等，同時也因爲他有激昂的民族精神，憎恨外國人在中國所享的特權，以及他在情緒上不滿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所採取的殘暴、迫害和查禁手段。魯迅是中共獨立的、未經磨鍊的、非教條式的支持者，認爲中共是國民黨唯一有效的對立勢力，而在中國那時的環境下，也是唯一可以重振國家的媒介。魯迅非教條式的立場，在許多方面很像他的朋友宋慶齡和茅盾（沈雁冰）的，而跟左翼作家聯盟年輕的書記長周揚的發生衝突，結果導致他跟周揚發生一九三六年的那場口號戰爭。

從中共的立場上看，魯迅的社會批評的主要重點，是不正統的，因爲，歸根究底，他把中國的恥辱，歸咎於中國本身，而非「帝國主義敵人」。魯迅到上海的時候，他的作家生涯便完結了。不過，由於他認爲，文學的基本義務是批評社會，改進社會，於是他便投身於評論當時的社會、政治與文學方面。他用他那支「黃金不能買」的筆，寫文章攻擊國民黨日益壓迫性的查禁，國民黨對共黨及其他批評者不分皂白的恐怖行動，以及它不反抗日侵的政策。他指責國民政府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壓詐中國百姓。他宣稱，中國是一副可憐和曲辱的絕望慘相；它的人民是聽天由命，不聞不問的奴隸。他說，我們國人活着像汚流裏的魚，一盤散沙，不知所措，不死也不活。即使魯迅慰藉式的提到良善的一面，他也沒有

緩和指罵。對他來說，中國人除了是自以為了不起的阿Q主義者外，也是欺詐的、殘忍的、虛假的，並且見機行事，關心面子更甚於本質。他說，在中國，祇要招牌一掛出來，事情常常便算完結了……中國真的太缺乏熱誠了。對於將來，魯迅是個現實主義者，不是悲觀主義者。中國這個「人肉的黑桶」，任何東西給它碰着都會腐敗，因此民族重生的道路是漫長而艱苦的。但魯迅還是蠻有信心。他說，如果說我們在二十世紀舞臺上無法佔立足之地，那是荒謬的。

魯迅跟國民黨的對立，使他成爲黑名單人物。特別是在一九三〇年後，一直有被捕的可能；他最大的保護力量，就是他個人崇高的聲望。祇有可靠和可信的朋友，才曉得他在上海的住家所在；其他人他在外頭接見，通常是在一位日本朋友內山完造的書店裏。一九三三年五月以後，他已不能用魯迅的字發表文章了，而他的行文風格也因此變得更節略。他的文集被禁；但在一九三四年——三五年透過法律以外的途徑出版，並秘密流通。

雖然魯迅在上海沒有甚麼創作，但他還是被目爲中國首要的文人。一九二八年，他創辦重要的『奔流』月刊。那一年的下半年，他跟幾個年輕朋友，發起朝花社。一九三〇年以後，他跟左翼作家聯盟有聯繫，但他並沒有像左派人士所宣稱的領導左聯。一九三四年，他是『譯文』雜誌的創辦人之一。

魯迅這時期對中國文學真正的貢獻，就是他那簡潔而多層次作風雜文，終於到達完美的地步。魯迅能够把意思隱藏在一個叫人意想不到的字眼裏，在才華洋溢的轉折之間，在一個巧妙的典故裏，而他文字的精鍊與純熟，都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中達到最完美的境界，這是他的許多模仿者永遠不能超越他的。

魯迅是位多產的翻譯家，並且支助有關翻譯的團體與刊物，他想把他認爲對中國和現代中國文學發展有用的小說與文學理論，介紹給國人。他這方面的工作，大部份是用日文與德文（他祇通曉這兩種外語）的譯本再翻成中文。在北京時期，到一九二六年爲止，他所翻譯的俄文與日文著作，顯示他關注的是社會道德與文學的社會使命等問題。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間，他在上海閱讀馬克思派的文化理論，而翻譯了 Lunacharsky 和 Plechanov 的文學與藝術論述，以及片上伸一本簡短但有系統的日文著作『現代新興文學的諸問題』。爲了使中文讀者熟悉俄國文學的最近發展，他翻譯了一九二四——二五年間俄國文藝政策論爭的基本文獻，以及其他一些代表蘇俄普羅作家和同路人的著作（Fedotov 的『暴徒

和 Yakovlev 的「十月」)。在他一生的最後兩年，他選擇了一些紫霍甫的短篇小說，一些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和果戈理的「死魂靈」。魯迅也寫白話詩和傳統舊詩。他的白話詩沒有甚麼份量，但他的舊詩，據對魯迅很有研究的的學者之一夏濟安說，「至少可以跟他的白話文相比，簡鍊、辛辣、冷嘲熱諷，並且有「冷凍的火綫」和「錯綜紅線在青白冰雪下形成珊瑚樣」的奇詭之美。」魯迅的詩收集在「死火」。

平面藝術是魯迅的一個終身興趣，而他本人在畫稿設計上也小有天份。他熟悉傳統中國手工藝，並且擁有豐富的漢魏六朝及唐代的招本。由於他對中國雕板印刷的興趣，他對木刻這種西方藝術家所用的當時媒介，日益關注。他發覺雕板印刷比那時中國不完美的機械印刷方式更好，並且作為一種大眾傳播的經濟方法，雕板印刷可以為社會教育的目標服務。一九二九年，魯迅出版一本英國畫家的木刻作品集，後來出第二集，收集法國、美國、蘇聯及日本的作品。到那時候，好幾位年輕的中國藝術家，已開始從事西方的木刻，這類作品的最早一些成品，由杭州的木鐸社印行。

杭州這個組織在一九二九年解散，成為上海的十八社。該社採用的口號是「走出沙龍，走向街道」。它的目標反映了魯迅對一個真正民間藝術的物想。它的第一次展出在一九三一年初夏在上海的中國基督教青年會舉行，魯迅在展覽目錄上寫了篇前言。接着，魯迅決心鼓勵更多的木刻家。一九三一年八月，他辦了一個木刻班，由一名日本老師教導，他本人充當翻譯人。一九三二年，這個木刻班發展成爲一個新的藝術社，魯迅贊助它的第一次展出（也是在上海中國基督教教育青年會舉行）。他也開始收藏許多較年輕的中國藝術家的作品範本，而在一九三四年出版一本選集叫「木刻集成」。

魯迅除了刊行許多當代西方藝術家的作品來教導中國青年外，也做了許多事幫他們瞭解自己的傳統。爲了這目標，他聯合鄧振鐸刊行二種印有木刻畫的傳統式箋譜。這些是胡正言④十七世紀的作品「十竹齋箋譜」，用特別重雕的雕板印行，其中一冊在一九三六年魯迅去世前出版；另一種是「北京箋譜」，照現代的範本編排，在一九三八年以原雕板印刷。

開始時，魯迅尊重歐洲木刻家的技藝成就，特別是興盛的英國派，後來，他深深欣賞俄國木刻家及歐洲社會主義藝術家，特別是德國的 Käthe Kollwitz。一九三一年，他深爲俄國小說「鐵潮」(“Iron Current”)的木刻插圖感動。該小說發表在“Graphika”雜誌上。他們對工業文明赤裸而強有力的刻劃，使魯迅對使用木刻來描述當時現況，有新的構想。他說，這種刻劃應該是當代中國藝術家的目標。他

的意願是要提倡一種新的國家藝術，保有中國精神，而又借用西方藝術家優越的技巧，也許這種藝術可以大大吸引中國的青年。

魯迅的文學聲譽，建立在頗少量的出版作品上：兩本短篇小說集，他的一些古代故事新編，以及一小輯但受人大大為重視的散文詩（總題為『野草』）。不過，他較大的聲譽，來自他作為社會批評家的角色，特別是他在上海最後那幾年。

魯迅對中國文學和中國傳統的大膽控訴，對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的年輕中國知識份子，有很大的影響。他們認同魯迅所說的話的真理，他們跟魯迅一樣熱切期望中國更強大，而且他們尊重魯迅對五四運動基本自由目標的一致和大膽的獻身。他們的欽佩加深，因為魯迅面對着一九二七年以後官方的敵視，仍大膽的不願妥協，同時也因為魯迅表達了他們對政治恐慌、查禁、和國民黨在日侵時探姑息政策的抗議。魯迅的政治同情心，使他成為全國左派反對勢力的象徵，反蔣介石支配下的國民黨，但魯迅表層下的吸引力更廣泛。基本上，魯迅所關注的，是一種自尊和自信的新精神在中國的發展，以作為真正國家復興的基礎。他的雜文（對後來的讀者而言，大部份都太侷限於某一問題），在後來成為專家研究的範圍；但魯迅名字，作為追求成長而現代化中國的象徵，卻將永遠流傳。

雖然魯迅在文學方面跟共黨發生過爭論，在他死後不久，中國共黨就給他一個愛國文人的重要地位。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正月為文讚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在他具影響力的論文『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部份裏，毛澤東創造了一個近乎傳說的人物，把魯迅寫成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來最銳利和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批評家。他說魯迅是這種新文化力量最偉大和最具有戰鬥性的旗手。他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最高統帥；他不祇是個偉大的文人，也是個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有最不屈服的骨氣，而且完全沒有任何奉承和諂媚的樣子；這種性格的力量是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民族最大的寶藏。

魯迅在一九三六年死後不久，一個特別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準備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委員包括鄭振鐸、胡愈之以及魯迅遺孀許廣平。他們努力的結果是題為『魯迅先生全集』的一套書，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出版，分二十冊，書前有終元培的緒論。一九四九年以後，無數關於魯迅的回憶錄、傳記、研究和獻讚出版。『魯迅先生全集』的兩個額外增訂本，分別在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二年出版，由唐弢主編。許廣平所編的『魯迅書簡』分兩冊出版（第二版，北京，一九五二）。『魯迅日記』在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出版。北京的外語出版社印過幾本魯迅作品的英文譯本。除了“The True Story of Ah Q”（『阿Q

正傳』)以外，十八篇早期小說在一九五四年收集在“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魯迅小說選集』)發行，而他的『故事新編』裏的八個短篇，也在一九六一年英譯出版。北京英文版的“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魯迅選集』)包括四冊。第一冊收短篇、散文詩和回憶文章，並有馮雪峰寫的傳記與批評緒論，在一九五六年刊行。後來出另三冊散文，按年序排列：第二冊(一九五七)，包含一九一八——一九二七年時期；第三冊(一九五九)：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年時期；以及第四冊(一九六〇)：一九三四到一九三六年最後時期，後面附有魯迅生平與作品年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英譯本(“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出版，裏面收了一些古代版畫的複印及一些善本書的書影。

## 附註：

- ①李立三(約生於一九〇〇年)，原名李隆郅，勞工領袖，一九二八年成爲中共的實際領袖。一九三〇年被整，在蘇俄流亡了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回國。一九四九年至五六年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勞工部長。
- ②陳儀(一八八三——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字公俠。曾任福建省長(一九三四——四一)及浙江省長(一九四八——四九)，一九五〇年被處決，罪名是跟共黨同謀。
- ③方志敏(一九〇〇——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又名祥松。共黨江西的組織人。一九三五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處決。
- ④胡正言(約生於一五八二年，死於約一六七二年)，字日從，晚明版畫家及彩色套印的先驅之一。原文將「胡」誤拚爲“Wu”，應改作“Hu”。(譯註)

## 魯迅作品

一九二八——『奔流月刊』編輯。

一九三四 編『十竹齋箋譜』。北平：榮寶齋。

一九三六 『海燕』編輯。

- 一九三六 魯迅自選集。上海：天馬書店。
- 一九三七？魯迅代表作選。上海：全球書局。
- 一九三八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魯迅全集出版社。二十冊。
- 一九四一 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 (tr. by Wang Chi-Ch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一九四一 孟津迭編，魯迅自傳及其作品。上海：英文學會。
- 一九四九 倪海曙編，魯迅論語文改革。上海：時代出版社。
- 一九五一 馮雪峯編，魯迅日記。上海：上海出版公司。二十四冊。
- 一九五二 瞿秋白編，魯迅雜感選集。上海：上海出版公司。
- 一九五三 唐弢編，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上海：上海出版公司。
- 一九五三 The True Story of Ah Q.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五四 陳磊編，魯迅名作選集。香港：南洋圖書公司。
- 一九五四 魯迅雜文集。香港：南洋圖書公司。
- 一九五四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五五 魯迅小說選。香港雜誌圖書出版公司。
- 一九五五 魯迅談創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一九五六 魯迅小說集。香港：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一九五六 姜維樸編，魯迅論連環畫。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一九五六 張望編，魯迅論美術。北京：人民藝術出版社。
- 一九五六 魯迅談文字改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一九五六 魯迅自選文集。香港：現代文敎社。
- 一九五六—五八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十冊。
- 一九五六—五九 魯迅選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四冊。
- 一九五六—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五七 魯迅作品論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 一九五八 文物出版社編，魯迅墨迹。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一九五八 與鄭振鐸合編，北京繡譜。北京：榮寶齋，六冊。
- 一九五九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五九 魯迅舊詩箋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一九五九 魯迅選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冊。
- 一九五九 魯迅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一九五九 魯迅詩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一九六〇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稿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一九六〇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tr. by Yang Hsien-yi,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六〇 編『俟堂專文雜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一九六一 蔣風編，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
- 一九六一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詩稿。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一九六一 Old Tales Retold by Lu Hsun (tr. by Hsien-yi, Gladys Ya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一九六二 編『會稽郡故書雜記』。香港：新月出版社。
- 一九六二 魯迅詩歌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一九六三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手稿選集續編。北京：文物出版社。
- 一九六四 魯迅手稿編輯委員會，魯迅手稿。北京：文物出版社。三冊。
- 一九六五 魯迅小說選集。香港：滙通書店。
- 一九六七 A Lu Hsun Reader (comp. and annot. by William A. Lyell, Jr.). New Haven: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 Yale University.
- 一九六七 許廣平編，魯迅三十年集。香港：新藝出版社。十一冊。
- 一九六七 許廣平編，魯迅三十年集補遺。香港：新藝出版社。
- 年代不詳 許廣平編，魯迅書簡。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萌芽月刊』編輯。

『語絲』編輯。

## 資料來源

張迺瑩，回憶魯迅先生。北京：生活書店，一九四六。

陳夢韶，魯迅在廈門。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四。

周遐壽（周作人的筆名），魯迅的故家。上海：上海出版公司，一九五三。

顧鳳城，中外文學家辭典。上海：樂華圖書公司，一九三四。

馮雪峯，回憶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

馮雪峯，『魯迅和果戈理——爲果戈理逝世百年紀念而作』，『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

許廣平，欣慰的紀念（王士菁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一。

許廣平，關於魯迅的生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

許廣平，魯迅回憶錄。北京：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一。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

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九日。

林辰，魯迅事蹟考。上海：開明書店，一九四八。

魯迅（周樹人），魯迅全集（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出版社，一九三八。二十冊。

魯迅（周樹人），魯迅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九。二冊。

魯迅（周樹人），魯迅書簡（許廣平編）。上海：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生平事跡，（1881—1936）。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〇。

鄧珂雲編，魯迅手冊。上海：羣衆雜誌公司，一九四六。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收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四冊。

孫世愷，魯迅在北京住過的地方。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五七。  
曹聚仁，魯迅評傳。香港：香港新文化出版社，一九六一。

會敏之，魯迅在廣州的日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

王士菁，魯迅傳。上海：新知書店，一九四八。

王洽秋，民元前的魯迅先生（附：許壽裳，魯迅先生年譜）。上海：峨嵋出版社，一九四七。

馮雲峯 Feng Hsueh-feng. "Lu Hsun: His Life and Thought," in *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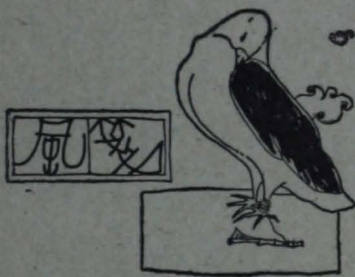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夏濟安 Hsia T. A. "Aspects of the Power of Darkness in Lu Hsu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I.2 (February, 1964).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Hong Kong: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1951.

王際真 Wang Chi-Chen. "Lusin: A Chronological Record, 1881-1936."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

III-4 (January, 1937): 99-125.



## 編者應鼓勵作者在文字與技巧上創新

××：

對於你們編輯對來稿刪改的權力，我有點意見。就拿我的小說『工作假期』（蕉風九月號）來說，在第110頁第四段第七行，我的原文為：

……有『你的庭園』、Dolly……。最左處，他看到的是『  
』。  
。他看看腕錶……。

發表的小說中卻沒有了「最左處，他看到的是『  
』。」「同頁第六段，我的原文是：

中間架他看到 Dolly, Penthouse, Ms. 「你的庭園」。最左處，他看到『  
』。

結果，「最左處，他看到『  
』。」「這幾個字也被刪去了。我所以會寫：他看到

「』，而不把雜誌的名字填在括號『』裏，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為主角林章不願意看到那本雜誌，其原因可在我的小說中找到，我也不想在此多說。要知道那幾個字被刪去後，第110頁第四、五、六段的文字便完全成為多餘的了，這種責任應該由作者負呢還是編者？讀者讀到這三段文字，發覺這三段文字並不表達甚麼時，必會指責作者浪費筆墨，誰會想到那是編者刪改後的結果？

我那樣祇寫括號而不寫上雜誌的名字是有點「不正常」的寫法，可是蕉風是可以接受這種嘗試的，也應該鼓勵作者在文字及寫作技巧上創新。

同一篇小說『工作假期』中，還有幾種錯誤，有的字是排錯了，有的是編者有意刪改的結果，如第113頁第五及第十行的「車輛」及「汽車」，原文是「電車」(Train)，而不是我把「汽車」錯寫成「電車」。

我指出這些我認為是編者的錯誤，目的無非是在指出編者對作者所應該負有的責任。我並不反對編者刪改來稿，我祇希望你們在還未揮動大斧前多用心去想作者的用意，並抱着鼓勵作者創立新的寫作技巧的想法去閱讀來稿，甚至於和作者通信討論你們認為不滿意的寫作方式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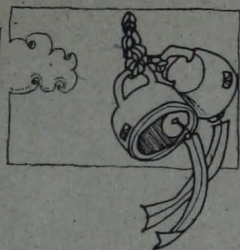
謝謝你邀請我為蕉風譯介澳洲文學作品。說老實話，因為我不是唸文學的，我對此地文學也相當陌生，加上翻譯並不是我的愛好，不知我能否從命？收到你的來信時，我正好在翻譯着一篇短文，是種嘗試（第一次），如有見笑處，請多多指教。

再祝你和蕉風好運。

弟

朱牛人

78.12.10



□吉隆坡人間詩社將在三月出版第一號的叢刊『煙火』，這本以近一年時間精編的叢刊要目如下：

- 訪問何燦良 ● 訪問 ● 舒靈
- 尤金尼奧 · 蒙達雷訪談記 ● 訪問 ● 冬弘譯
- 一種題材 · 兩樣手法 ● 論述 ● 蕭開志譯
- 人間稿 ● 散文 ● 家毅
- 壁弧之姿 ● 散文 ● 亦筆
- 方生方死 ● 散文 ● 何燦良
- 傑克 · 吉伯特詩輯 ● 譯詩 ● 凌高譯
- 筆銘 ● 詩 ● 張塵因
- 詩人 ● 詩 ● 梅淑貞
- 鯪鯉及恐月症 ● 詩 ● 飄貝零
- 盲 ● 詩 ● 淺丘
- 舟不渡 ● 詩 ● 顏宏高
- 洗衣婦 ● 小說 ● 商晚筠
- 牛得貴 ● 小說 ● 蔣曉雲
- 貓城夜 ● 小說 ● 葉誰
- 路 ● 小說 ● 喬納頓
- 夜正央 ● 小說 ● 鱷圖
- 第一人稱 ● 小說 ● 李鞏
- 白鳥之幻 ● 小說 ● 張瑞星

『煙火』每冊定價新馬幣二元二角正，歡迎讀者郵購，請寄：

Mr. Ng Huck Hai, 25, Jalan 2/2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人間詩社是一個年輕而有幹勁的詩社，創社至今，已推出了張塵因的『言荃集』與李系德的『古靈精怪』二本叢書，並將於今年三月出版叢刊『煙火』。該社並定於今年詩人節出版一份詩叢刊，即日起歡迎寫詩的老將新秀惠寄詩創作、評論與譯介。截稿日期：四月廿

八日。人間詩社地址請參看上一則『風聲』。

□新加坡的樓出版社出版的『樓』半年刊第四號亦定於二月中出版，這一期的『樓』名爲『轉換站風景』，要目如下：

○轉換站風景●散文●許是

○寧牧兒散文●散文●寧牧兒

○玻璃山●散文●柯彬

○髮在燈火中飄零●詩●沈穿心

○離題●詩●夜桑

○再生的追索●論述●杜南發

○五十年代英國新文學運動與羣集詩人●論述●無際譯

○團圓飯●小說●菊凡

○畫內●小說●因摩

○賈逸蓮的雨季●小說●張瑞星

『樓』半年刊每冊連郵新馬幣二元正，請寄：Mr. Lim Lei Hu, 182-C, Lorong Tai Seng, Singapore 19.

□新加坡『度荒文藝』第三期已於正月出版，內容形式都有顯著的進步。本期要目如下：

○詩的欣賞●論述●流川

○從大眾化談到欣賞水平●論述●紀明

○送別●散文●因摩

○哭泣的眼神●散文●鄭玉禮

○散文一則●散文●溫任平

○相思樹●詩●南子

○霧●詩●周榮

○讀信●詩●謝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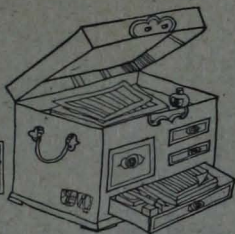
○殞●小說●桑喬

○邂逅●小說●楚楓

『度荒文藝』第三期每冊新馬幣一元五角，郵購請寄：Mr. Lum Wai Fong, 1-A, Horne

Road, Singapore 8.

□辛業文輯



## 編輯室

□本期作者中，洪泉、瓊瓦、湯米、楚男思都是第一次在蕉風出現的新名字，他們的出現是令人驚奇的。希望他們繼續來稿，繼續努力創作。對於新人，我們認為他們的努力固然應得到鼓勵；但作品的表現更值得重視。換句話說，新人的作品，在某個程度上，應該給人新的感覺，而不是像時下大部份新名字那樣，祇能予人熟口熟面的陳舊氣息與模倣的痕跡。

□艾文、文愷、陸永光則是「以前」經常在蕉風發表作品的作者。艾文的短詩頗有「艷」味，文愷近期致力寫兒童詩，陸永光則繼續寫他以前發表在蕉風的小說中那兩個相依為命的小人物。許多「老」作者都先後成爲令人懷念的名字了，然而，這些「前浪」並非被「後浪」所推覆，而是無聲無息地自動熄滅創作的火花，這種現象十分使人感到惋惜。

□我們轉載了一篇「以撒·辛爾（原文譯「辛格」）訪問記」以補充本刊第三〇九期推出的辛爾專題，讀者如果對照參閱該專題選刊的另一個訪問，「就可以發現辛爾寫作的主張十年如一日；尤其他勸作家取法乎上，要學托爾斯泰等大家，而不是追隨卡夫卡和喬哀斯，語重心長，值得品味。」（譯者言）辛爾的意思是說，卡夫卡與喬哀斯的感性與個人，別人是模倣不來的。訪問者娜莉·柯溫爲小說作者，曾譯過辛爾的小說。

□鄭百年要向讀者「請假」。他的『文史叢談』專欄因作者赴港而祇好暫停一段時期了。

□將於下期推出的科幻文學專號，已收到部份來稿。我們希望其他作者盡快寄下創作、論述或譯稿來，使這個專號更齊全完善。

□我們會收到一些「抗議」蕉風比原訂日期（每月十五日）稍遲出版的讀者來信，老實說，這是我們要感到汗顏的。我們有使本刊更早傳到訂戶與讀者手中的決心，甚至努力使蕉風改在月初面世；但單僅編輯室同人的決心與努力是不够的，蕉風不是一份同人刊物，我們需要的更是讀者與作者踴躍來稿與訂閱等支持。



## 蕉風訂閱單

不要猶豫

現在就成爲『蕉風』的長期訂戶！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爲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包括郵費在內。

(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郵政滙票(Postal/Money Order)，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Syarikat Edcom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備註	



畢卡索 山羊 1950

風月刊 312期 一九七九年二月號

ANAN CHAO FOON KDN 0135/79 \$1.00 senaskah

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i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24, Jalan...